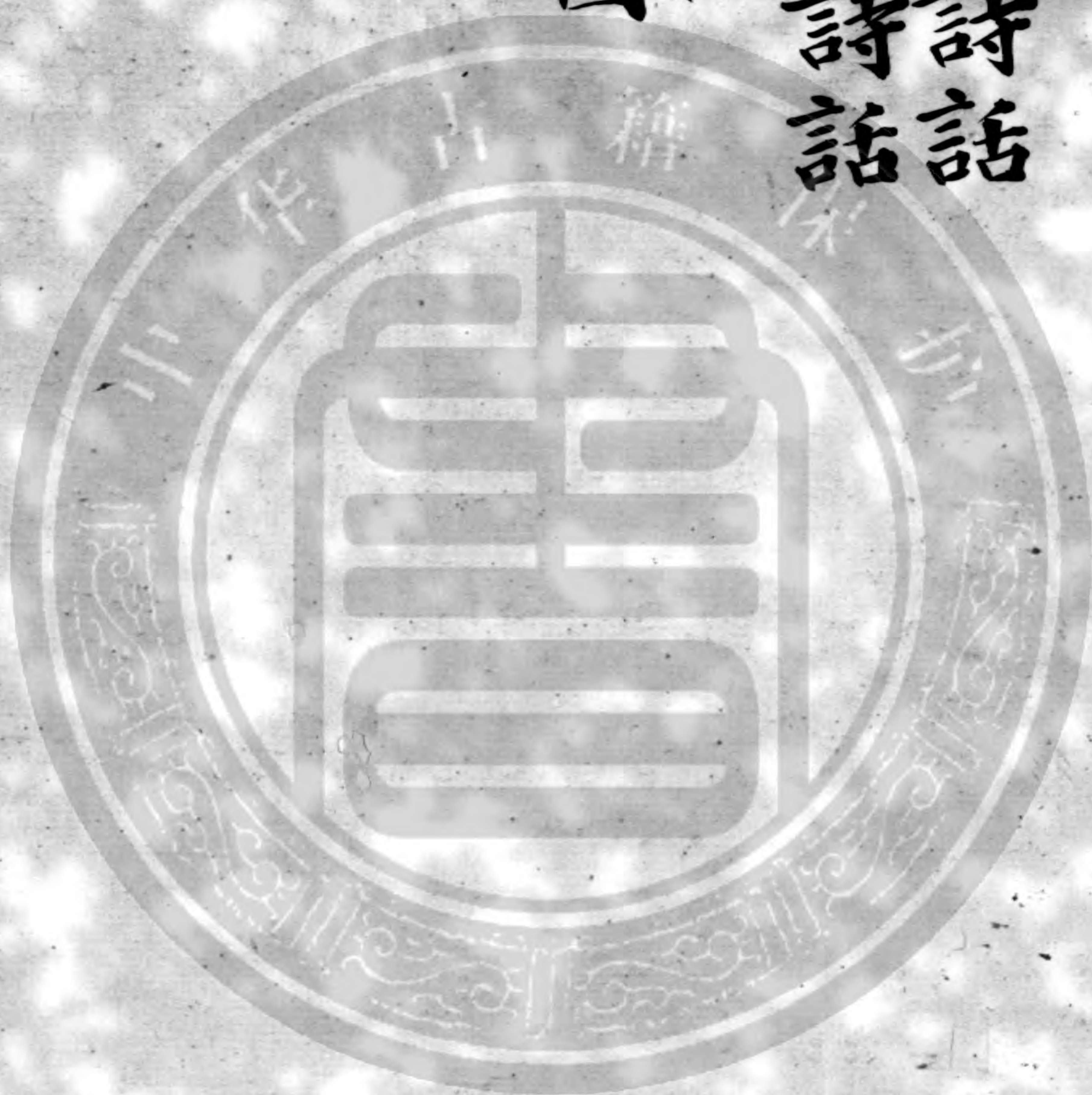


康溪詩話
 竹坡老人詩話
 司馬溫公詩話
 石林詩話
 選詩句圖



百川學海第十三卷

○虞溪詩話卷上

西郊

野叟述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言乎

撥亂世反之正見於此詩矣又竊聞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

而意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

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群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

及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既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

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為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

每曲宴必宜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

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

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

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鈎殊未達磻溪須問釣

魚人端奏以進曰愚臣鈎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君

臣會遇形於賡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真宗皇帝聽斷之暇唯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即有篇詠命近臣賡和故有

御製觀尚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孝經詩各三章 御製讀宋書陳書各二

章讀後魏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隋書唐書各三章談五代梁

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章可謂好文之主也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為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

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真

詔旨也山東李庭臣嘗言瓊管夷人有持錦臂講幣於市者其上織成詩

一聯云恩抱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 聖製固宜

遠播而仁化所覃雖夷獠亦知敬愛庭臣遠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

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摯公

出守杭州 上特製詩以寵賜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

既到杭欲後 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脩為記以述之亦人

臣之榮遇也 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脩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

樂章篇序次文義弗協請遵 真宗 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

從之自 郊立 宗廟京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 睿思雅正宸文

典瞻所謂天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計五章又

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新月已明輝縱

遠拖適天機水底閑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

竹葉酒柳花蘊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雨湛虛明小笠輕蓑未要

晴明鑑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

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及其中氣多春歸時節自清和衝

又一章曰春入涓陽花曉霧弄滄波載與俱歸 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

材之意關 治體也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王

邸時從 太上皇帝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曰屹然天立枕中流

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龍駟辭壯而旨深已包

不戰而屈人兵之意矣 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祚以來未嘗一日暫忘

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辭如新秋雨過述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
 在豈惜常憂勤規恢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風歸草木曠日麗山河物
 滯欣逢泰時豐自此多神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觀此則規恢之志大矣
 如 幸祕閣宴群臣賜詩曰稽古右文懋斐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
 治觀熙洽更罄嘉猷為贊襄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誰歌元首明自得股
 肱喜又曰虛心欲受大忠言資遂耳朕膺天下肥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
 賢聽諫虛已愛民之心切矣至如詩 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孰云人
 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
 泉一堂虛敞臨佳沼密蔭交加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閱盡歲寒常不
 老又曰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
 杯中醪觀此則篤於奉 親盡天下之養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曰浹土膏
 之流潤將勸功於九農碧草萋萋其帶露遊絲飄其曳空丹綠綴芳超迥兮
 春風春風兮歸來信吹萬之不同又曰碧實朱英穠苞艷葩榮於春者冬
 必悴快於夏者秋必花擢喬松於歲寒出奇卉於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

世六



何間四時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為家揆然若東風之振
 拂灑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德無時不在又何羨乎眩目之芳華觀
 此則所以贊天地化育一視而同仁者深矣真帝王之用心也

當今 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就月將之道方其親恭即時在三王
 中閱經史習藝業為最多每為詩篇辭語高妙 巖肖時備員講讀官每講
 退則與同僚誦數敬服不已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灑靈之體但
 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觀 主上新秋雨過述懷詩有曰中興日月異

王氣山河在萬物飾昭回稽首王言大其辭如是其旨宏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真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

偉而終有感槩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梁賦詩雖道

壯抑揚而之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
 匹馬去今馳萬乘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

停驂登雒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真相副

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僧一日遊方過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
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為續成之黃蘗云千巖
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
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
內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耶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常應物韓退之皆為歌詩以詠之
應物歌其略曰周人大獵于岐之陽刻石表功乃煬煌煌石如鼓形數止
十風雨缺訛蒼辭遊端遠也方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歌其
略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積起揮夫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
相磨斲于岐陽騁雄 萬里禽獸皆夷羅鷄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
嗚城以應物之歌考之直以為宣王之鼓也歐永叔集古錄疑其唐以前
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者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矣
刻後豈得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幾

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
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揆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尚寡不可知也而歐公又云
退之好古不妄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則寶此豈不賢於他
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頃見蔡條西清詩話云
唐史載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汝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
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貧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珪詩曰我之曾
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曰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
隋朝六業未秀杜恨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
其篇微頃羞顧珍寂寥人散後入恠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髮鬢鬢
市充杯酒上下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
年虬髯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乎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
丈夫雄得辭兒文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
夫人常有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

不朽其詩詳諦如此而史謬誤之甚今以余考之云然其詩曰爾祖未顯
時歸為尚書婦又曰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尚書者蓋指珪也為尚書
婦者迺為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迺珪之母也
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髮髮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為珪
母也余又以唐史珪傳考之珪母迺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話非
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稟訓於賢母下得助
於賢妻宜其為一代宗臣也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
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
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己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毗陵錢申
仲紳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
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斬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
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
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拜於剪剪刀剪取吳
松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

杜少陵詩觀六一詩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
詩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
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
集古目錄曰秦嶺山碑非真杜甫直謂秦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
歌云嶺山之碑野火焚秦木傳刻肥失貞故也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一
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真偽詎可謂六一不好
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
黃梅湛湛長江去宜其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
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
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
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間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

門按常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關以與火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關王介甫改為天關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關引莊子用管闕天為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綿逼雲卧衣裳冷迺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綿以我雲卧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澄江朱正民舉直嘗云少陵今夕行措意不若其語云今夕何夕歲云徂則言歲除夜也更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求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况且無幹也相與傳塞為歡娛則言為此猶賢乎已也蓋謂窮冬佳節旅中未夕無事方可為此自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詩亦不苟矣正民乃余先太夫人族弟沈晦元用榜登科其人簡率而議論有直氣為廣德軍教授含山縣令而卒惜哉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辛章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為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絮

布重綿且厚為裝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無衣起逸巡才夫貴兼齊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累周四垠曉暖肯知我天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觀樂天前詩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可與入亡弓人得之其意同也

東坡先生學衍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欽仰而累朝聖主寵遇皆厚仁宗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用朝自鳳翔簽判滿任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喜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王黨李定之徒熾黨浸潤不止遂坐詩文有譏諷赴詔獄欲寘之死賴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察安方其坐獄時宰相有譖於上曰軾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此時相與軾會詩云根到九泉無曲颺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地下蟄龍

非不臣而何 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
塞又 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材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
頗同 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 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
之 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
因量移臨汝 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
苑紹聖以後然豈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
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甚銳人莫
知其由或傳 徽宗皇帝寶錄宮離進常親臨之一日啓離其主醜道流
拜草伏地又之方起 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
畢始能達其章故也 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
奏不可得知然為此宿者迺本朝之臣蘇軾也 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
欲翫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 光堯太上皇帝朝盡復軾官
職擢其孫符自小官王尚書 今上皇帝尤愛其文累丞相叔子乾道初
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

詩知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 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
道末 上遂為軾御製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曰顯太師諡文忠
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為臺諫侍從嗚呼昔揚雄之文當時人忽之且欲
覆譖焉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揚子庶當好之今東坡詩文迺蒙當代累朝
神聖之主知遇如此使忌軾之臣謫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解注
之士出於一時之意而當守以軾之忠賢而確信之身後恩寵異常此誠
堯舜之君樂取諸人以為善而軾遂被此先榮不其禔哉

姑蘇觀橋寺唐張繼留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
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
時然余者官姑蘇每二鼓盡四鼓初即詣寺鐘皆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
觀于鶴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
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鐘則前人之言
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者聞開元寺門向會稽峯君住
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

曰隔水悠悠午夜鍾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鐘耶

東坡詩話卷上

東坡詩話卷下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兼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於飲餞處宜環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无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王直方詩話載周知微明老作雙頭白蓮圖及寒食詩頗奇余靖康間在

京師寓景德寺偶見一士大夫文編中載明老數詩皆妙其詠浮萍詩曰

小屬浮青水拍隄上邊草色更相宜一番穀雨晚晴後乃點楊花春盡時

解與上池藏室鑑不教新月妬娥眉惟來別岸波先闊知是漁郎艇子移

又作過帥上元游宴口號一聯曰後車鸞鏡春聲早前騎熊罷夜氣道又

詠鴈曰暮天斜去空成字遠地頻來不寄書此皆佳句也餘詩不復可記

然其人不遇而沒他詩文想有可取者亦不多見惜哉

蔡元長京既貴專用侈糜喜食鷄每積養養之享殺過當一夕夢鷄數千

百訴於前其一鷄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羨數百命下

著者未足羨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為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

蔡天仕載乃天啓之弟也頗亦工詩晚年筆力窺陶謝之藩籬无錫錢仲孫仲益諸人皆為之賦詩唯天任詩語簡而意遠雲亭詩曰白雲何時來英七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也通惠泉詩曰水行天地間万派同一指胡為穿石未要洗巢由耳芳美亭詩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石边春莫隨流水去却汗世間塵遂初亭詩曰著亭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諸公服其韻勝也鄭毅夫辨詩云夜未過嶺忽聞雨今日蒲溪俱是花語意清絕頃在澄江見外叔祖朱少魏良臣書帙中錄一詩云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声幽不知豐障夜未雨清曉石楠花乱流其下注云司馬才叔作近閱曾端伯慥所編詩選乃載於可正平詩中一首孰是然能狀雲後景物語不凡也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為給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合改礼部侍郎遂無

王甫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
按有曰喜照壁問而見蝎尔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蝎此歸退之詩
句也離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夢錫自武陵例石赴京詩曰
蓋兩湘江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不聞長樂鐘
蓋用夢錫詩語也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為養六厓
中以詩請邑宰云有令可于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
子弟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為不豫哉後蔡
肇勝登科終於戶部尚書死于靖康之難蔡攸既與王甫童貫與燕山之
後攸父京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
際念三伏征塗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闕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清
風滿早早端來醉一甌徽廟聞之命卸珙索之京即錄以進呈上讀之
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蓋時白溝報不捷故有是語觀京此語
亦深知其役之非也何不早納忠於吾君而力止其子行及此始以詩諷
何太晚也

毘陵薦福寺紅梅閣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俱嘗有詩其畧曰春風如醇酒著物上不知居然北枝後迨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回冰肌所恨培雪根向來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顏色固嫵媚清香無故時意新妙又存規戒不苟作也

葉少蘊夢得

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聞

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語皆歇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又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病然余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唯注曰三尺謂劍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為不可又曰丁瞻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稱十頭已遣乱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伴三人則兩部不知為何物合按孔稚圭傳蛙不樂世務門庭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蛙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為何物哉若謂出處僻人少有知者則何待人之淺也晉宋問沃洲山白道猷詩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

潭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云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道潛號參寥有云隔林鬢髯聞棹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於道猷而更加鍛鍊亦可謂善奪胎者也

詩詞中多用南雲晏元獻公寄遠詩曰一紙短書無寄處數行征鴈入南雲紹興庚午歲余為臨安秋賦考試官同舍有李歐陽公長短句詞曰鴈過南雲行人回淚眼因問曰南雲其義安在余荅曰嘗見江總詩云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故園籬下菊今日幾花開恐出於此耳

昔人臨岐執別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別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或紀行人已遠而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

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後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莫驅此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

王摩詰漢江臨汎詩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六一居士平山堂長短句云平山攔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豈用摩詰語耶然詩人意所到而語偶相同者亦多矣其後東坡作長短句日記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則專以為六二語也

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作記且為之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禹錫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詩爭出新意各相雄長而近時汪彥章藻一篇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未道者其詩曰祖龍門外神傳壁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隅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閨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西却媿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泛五湖也鄭毅夫獬有詩曰子夜越甲夜成圍戰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

嚴子陵釣臺屹立于桐江之濱往來題詠者極多前賢所作人皆贈齒矣不可及載頃見一絕不知名氏云范蠡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跡累山樊先生政爾石多事聊把漁竿坐水村又見闕人陳政一貫道題一絕云足加帝腹似癡頑詐肯折腰求好官明主莫將臣子待故人只作友朋看又皆自出新意也

魏野仲先在

韋聖朝隱居陝府東郊召之不至王文正公且啓忠忘公韋皆與之相好其詩句傳於人多矣其詠啄本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司馬溫公頗稱之然又有一聯云莫因饑不足翻爰蠹備多其言有規戒矣至斷句云勤心諫還屬無損好枝柯蓋仁人之言也世之貪進因媿他人以售已而傷及善類者聞之亦少媿矣仲先又有竹枝詩云吉凶終在我翻覆護勞君尤有所箴也又秋夕懷人詩云空看新鴛字不得故人書亦為佳句

潘子賤待制良貴以清德有節退居鄉閭近二十年所居堂屋數間畧無

生事然自得其樂平者无所好談禪之外亦喜為詩巖肖之先君先祿
靖康間為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之朝而議者沮之京城失守
督將士與虜戰遂以身殉國及歸葬日公為挽詩曰醜虜登城日中華將
士奔人背趨北關君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
酒与招魂巖肖每一讀之痛貫心膂時為挽詩者數十人唯公詩事核而
言簡也又一日從容待公坐公出所作詩文一帙相示今唯記其詠梅詩
一聯云九畹蕙蘭為上客千山桃李盡庸人句意清高多類此其他不能
盡記也

唐儲光羲詩曰翰林有客卿獨負倉生憂中夜起嚙嚼思欲獻厥謀君門
峻且深晚足空夷猶又陶翰詩曰駿馬黃金勒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
婦奏未尺毀欲言塞下事夫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此二詩
二則文士居近列懷忠而不獲吐一則武將任邊瑣有功而不得伸觀此
則上之人不可不屬通臣下之情也

唐明皇初好賢樂士殊有帝王之志遂致開元之治及其晚節信讒好佞

遷改初志遂致天寶之亂初李適之用為左相一日遂以李林甫之請
其政事適之杜門無以自遣諫詩曰避賢初罷相榮聖且銜杯為問門前
客今朝誰復來林甫益請之遂累貶宜春太守復因御史過宜春恐之使
仰藥自殺則明皇之信讒一至於此又如薛令之為東宮侍讀別無吏職
而俸廩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日上團圞已照見先生盤已中先所有首猶長
闌干餘澁匙難縮羨掃箸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幸東宮見之
索筆續之曰啄木驚鉅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懼
而謝病歸遂不復用然尚可諉曰言有缺望也又如孟浩然因王維私邀
至內直俄而上至浩然匿之上詢知其實因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
而匿詔使出問其近所作詩浩然再拜自誦歲暮歸山詩曰北闕休上書
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怒曰卿不來仕朕何嘗棄卿奈
何浩然遂放還不復見錄則明皇之褊而不容本無人君之量然則開元
之初亦矯情強勉而為之者也

古今以体物語形於詩句或以人士喻物或以物喻人事如唐許渾題佳

處士鴻居云荆樹有花兄弟樂橋林無實子孫忙語亦工矣及觀柳子厚
過廬山府郊居云時藥閑庭迂国老開樽虛室值賢人則語尤自在而意
勝至東坡因章質夫以書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至坡各以詩云豈意青
州六從事化為鳥有一先生則上下意相關而語益奇矣

宋景又有詩曰捫虱須逢英俊主鉤鼈豈在牛蹄灣以小物與大為對而
語壯氣勁可嘉也而東坡一聯曰聞說騎鯨游汗漫亦嘗捫虱話悲辛則
律切而語益奇矣

前人詠落花世傳一宋兄弟元憲公庠公景文公初詩為公元憲詩云
漢臯珮令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景文詩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
成半面粧固佳矣而余襄公靖安道詩亦工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鴛鴦徒
見舊香囊不減三朱也而景文公又有五言殘花詩一聯云香歸密房盡
紅入燕泥乾雖不用事亦自是佳句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邑從
車駕赴宣光殿子開有詩其畧曰鼎湖弓劍僊游遠渭水不冠葦路

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殿閣清陰老禁槐詩語亦佳破兩和其斷句辛字韻
皆工云釐路歸來聞好語其驚甚類類高辛又云最後數補書莫厭樽殘
椒桂有餘辛按楚辭首二后之純粹弓固象芳之所在雜中椒與蘭桂方
豈維綱夫蕙蘭蓋以椒桂原藉草木之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峻韻實
搜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清詩話遂改其句云讀龍君詩何所似楊殘椒桂
有餘辛以謂坡譏唱首多辣氣此何理也坡為人懷慨疾惡亦時見於詩
有古人規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人心術不得不
辨

六一居士詩話載梅聖俞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
於此時實不數魚鱉此魚常出於春暮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牙為羹
最美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然余嘗寓居江陰及見陵
見江陰每膾蓋春初已食之毘陵則二月初方食其後官於秣陵則三月
聞方有之蓋此魚由海而上近海處先得之魚至江左則春已暮矣江陰
見陵無荻芽秣陵等處則以荻芽荳之然則聖俞所詠西江左河豚魚也

聖俞詩多古淡而此詩特雄贍故尤為人稱美如曰必腹若封豕怒目猶
具蛙烹魚者失所入喉為鑊鯽又曰退之來潮陽始暈餐龍蛇子厚居柳
州而其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算差斯味曾不此中藏禍無涯甚美
惡亦稱此言誠可嘉肯佳作也

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名之曰船越風越音
救教切云海外船舶禱于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也東坡吳中詩曰
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船越風余官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既望之三
日風作踰旬而上暑氣頓減余因作賦以廣之其畧曰度華夏而既爽入
窮閭而亦清無雌雄之或異信造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失六月之炎
蒸又曰彼蠻裔與海樾得乘時伺便而至耳謂區區專意於此曹則亦豈
天壤之至理蓋欲悅吾民於焦灼竊意造物其專在是也即其後往來吳
中不常至丙子歲余罷尚書即寓居無錫至六月晦前三日此風作凡七
日而止按坡詩謂晦雨已過此風初來則當在五月或六月初而余兩見
之乃在六月望後與六月晦前或曰節氣有早晚也然庚午歲晦雨尚雨

旬而風來丙子歲梅雨過一月始來得非此風早晚本無定東坡詩據當
時所見而言耶

元祐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紀其事坡叙事
既得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間黨
禁興遂毀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為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經義程文
耳正如唐時卜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
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改文昌余於儲祥
宮碑亦云後見韓無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

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處不必相踳襲也至
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造前人未嘗道處自為一家此其妙也至古禮詩
不拘聲律間有歇後語亦清新奇峭之極也然近時學其詩者或未得其
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澁曰江西格也此何為哉呂居仁
作江西詩社宗派圖以山谷為祖宜其規行矩步必踵其跡今觀東萊詩
多渾厚平夷時出雄偉不見斧鑿痕社中如謝無逸之徒亦然正如魯國

男子善學柳下惠者也

陳亞少卿有惜竹詩曰出檻亦不剪從教長舊歲年年到未夏葉葉是清風其兼收並蓄使物各效其用則此詩深可尚也余此因洗竹戲用其韻曰直幹解新籜低枝蔽舊叢芝繁留嫩綠引月更添風其去已除繁使物無所壅蔽則余詩亦自有味也

錢塘吳山有美堂迺

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

上賜之詩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

以

上詩語名堂士大夫留題甚衆東坡侂杭因令筆吏盡錄之而未著

其姓名默定詩之高下遂以賈收耘老詩為冠其詩曰自刊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難難誰信靜中踈涉意畧無蹤跡到波瀾坡因此與耘老游從王荆公介甫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鍾山脫去世故平生不以勢利為務當時少有及之者然其頽曰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予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立壑存心則外物去來任之可也

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帶芥也如陶淵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然則寄心於遠則雖在人境而車馬亦不能喧之心有帶芥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驚猜也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又皆嘗見於六經如鷓鴣在陰其子和之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易與時嘗取之矣後之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如詠鶴云低頭乍恐丹砂落唯疑白雪銷此白樂天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此皆格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鶴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清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鶴萬里心李太白書鶴贊云長唳風宵寂立霜曉劉禹錫云徐引竹間步遠含雲外情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疑星落凌風似雪飛此李文饒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此雍陶詩亦格卑無遠韻也至於杜牧之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菱如婦如女墮蔡黥類似見放棄白鷺潛來逸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巧如慕悅其容媚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興者至於許渾云雲漢知心遠林塘覺思孤僧

惠崇云曝沙日暖引步鳥風清照水千尋迥接煙一點明此乃奇語也
韓退之聯句云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因為佳句後見謝無逸云忽逢
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眼明若敷衍退之語然句意清快亦自可喜也
蔡天啓肇嘗從王介甫游一日語及廬仝月蝕詩辭語奇峻介甫曰人少
有誦得者天啓立誦之不遺一字一日又與介甫同之舟適見群鳧數百
掠舟而過介甫賦曰子能數之乎天啓一閱即得其數因遣人詢之放畜
者其數不差可謂機警也天啓紹聖元符間為中書舍人坐黨與元祐諸
公游遂遭斥不復用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隍闌寂一葉落而知秋
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
人謂能狀桐廬郡景物也

唐以前僧寺中或僧有疾病者未有安養之所唐末一山寺有僧出病久
因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羣理牀下履風動架頭巾適有
御使者經從過寺中見其題因詢其詳惻然憐之遂歸墳庵寮治之其後
御使者貴顯因言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專安養病僧也

江南李泰伯嘗著書非孟子名曰常語時有一士人頗滑稽而饕餮聞有
饋李以酒者欲以計求之因錄所業詩數篇投之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
曰焚廩捐借事可嗤孟軻雜信不知非獄翁方且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
之言雖鄙俚然頗合李之意李喜甚留飲連日酒盡方去他日士人又聞
有饋李以酒者復著論一篇名曰疑孟以投之李讀畢論之曰前此酒本
擬留作數日計君至一飲遽盡旬餘殊索寞也公之論固佳然此酒不可
復得也士人遂舐掉逡巡而退傳者以為笑

京師景德寺東廊三學院壁間題曰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
人立盡梧桐影昔傳呂先生洞賓所題也

閩中一士人姓楊家貧而事親孝忽七月七日一道人自稱姓回至其家
父之因取囊中藥點化一小石為金贈之曰助爾其肯之費楊力辭曰不
願得此祇欲求一詩為陋室之光道人因用朱題於壁間曰楊君真慈士
孝行動窮壤上帝憐其勤七女遣回徃須臾藥頑石助子為孝養子既不
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久留願子志勿爽行看青雲紀青雲如返掌後

不知其所終

靖康間遊京師天清寺於僧房壁間得一絕云空餘綠綺琴懶把新聲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名氏想有感而題之也

盧贊元義宣和未靖康間為吏部侍郎詩篇極多向嘗得其數十篇曰清拔可喜後因女大失之尚記其贈鼓琴者曰試將鍾子山水意一先退之水炭腸恨失其全篇

紹興初余之官建康艤舟漂陽動亭見壁間題云十年棄微官歸來事却掃扁舟訪安期要覓如瓜棗不知膏梁珍饈食詩自好田園苦無多生理但草草濁酒時一樽孤斟從醉倒然不著名氏不知何人所作觀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洄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

昔年過邵伯埭登斗野亭見梁間題曰地勢如披掌天形似復盤三星巖力牖北斗掛闌干晚色芙蓉靜秋香糴極寒更無山礙眼剩覺水雲寬此劉蕙無言詩此詩蓋盡得斗野之景物也

王梵志詩曰碎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却穿破此言

乎曹相國所謂以獄市為寄也何晉之大圭齊德人早年有俊言宣政間

為館職但其人拓弛不羈不能自重仕宦晚亦不偶其諒味有可哀者當

記其一詩曰茅屋松牕小隱家茶煙漠上水斜上簷間乳燕未成語庭下

石榴爭放花頗有詩書銷白日倦隨車馬走黃沙林泉舊約好徑去風雨

滿江垂釣車又嘗記其一聯云蜂在微世界蚊小雷霆又嘗為姓韓貴

人作送語乃以唐吏部漢將軍為對亦有巧思

昔過陽羨艤舟溪寺臨溪一亭壁間題曰碧雲亭上碧雲飛竟日迴環面

翠微梅蕊破香知臘盡柳梢含綠認春歸夙前古澗琴三疊雪後群峯玉

一園送想上入清太甚冰精宮裏說禪機碧雲亭未知在何地詩亦未知

何人作見其詞意清絕因筆之

濠梁許伯揚庭為柳詞五章寄意於古而詞語清新其一曰不見昭陽宮

內柳黃金齊撚輕柔東君昨夜到皇州玉階金井瓦不風流帳望翠華

春欲暮六宮都鎖春愁暖風吹動繡簾鉤飛花委地時轉玉香毳其二曰

不見隋河堤上柳綠陰流水依依危舟東下疾於飛千條萬葉濃翠染旌

旗記得當年春去也錦帆不見西歸故拋輕絮點人衣如將亡國恨說與
路人知其三日不見陶家門外柳柴扉一徑遙通閉門終日掩清風感君
高節綠蔭向人濃離落簫吹雞犬靜日長飛絮濛濛先生一醉萬緣空經
時高卧不到翠陰中其四曰不見都門亭畔柳春來綠盡長條柳邊行色
馬蕭蕭一技折贈相見又何朝酒盡曲終人去也風前亦自無聊抵應於
我恨偏饒東君特地付与沈郎腰其五曰不見灞陵原上柳往來寸盡蹄
輪朝離南楚暮西秦不成名利贏得鬢毛新莫怪枝條憔悴損一生唯苦
征塵兩三煙樹倚孤村夕陽影裏愁殺宦游人以樂府臨江僊按之可歌
也

宣政間修西京洛陽大內掘地得一碑隸書小詞一闕名後庭宴其詞曰
千里故鄉十年華髮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恨不勝春夢花知我銷香
玉隻上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出獨斷歌聲盡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
庭紅撲軟余見此碑墨本於李丙仲南家仲南云得之張魏公廷椿也
吳興陸家老元光嘗為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諛謗同

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蓋幕官謂陸曰君既能詩可詠此也陸亂之不可因
即席為之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倚高枝縱繁響也宜
回首顧螿螂因以是譏之其人媿而少戢周少隱紫芝與年嘗奉為詩於
一士大夫姓劉者嘗傳劉君路中遇雪詩曰四野同雲漫不收得珠一望
思悠悠不踈還密如入事易聚難消似客愁倍費囊金歸酒醉苦添風色
上征裘擇亭今夕定無寐浙瀝定聲未肯休
舊傳有太守因旱祈雨於龙潭得小雨而未甚應因作一絕云祈雨精誠
尚未通浮雲開闔有無中潭尤恐我羞歸去暑灑此此表不空因寫投此
詩潭中繼即大雨隨足

兵部侍郎劉朝美儀鳳之普州人性酷嗜書喜傳錄初以禮部郎兼攝
秘書少監後即真凡秘府書籍傳寫殆遍如目史之類又置副本親自校
酬至杜門絕交遷兵部侍郎傳寫不已張持國之綱為副端言其書癖至曠
廢職事以是罷歸蜀上人關壽卿者為著作佐郎以詩餞行曰公議久
不作世無公是非祇因辭故紙不竟蹈危幾東望夢初斷西山蔽正肥十

年成底事贏得載書歸

林懿成李仲嘗為太常少卿永嘉人頗喜為詩嘗與會稽虞仲琳少隗相
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其行曰男兒何苦弊群書李到報原物上
無曾手當年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愚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
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又嘗為婺守題赤松山黃初平祠
云路轉溪回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笑道牧民如牧
羊又云羽仗靈旌去不還空餘羽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枯旱便是田家
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

嘗見蘭溪范茂安許云嚴陵一士人忘其姓名能詩好為大言而間有可
取者如詠林影曰日月明方見乾坤暗即收又詠扇曰大柄如歸手蚊蚋
莫浪飛言皆類此不能盡記也

陳樵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為謀議官頗好修養之方且自以為得道
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太羅客我北大羅超一塔有輕簿續其後曰行
滿三千我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靖康之變中原為虜竊據當時文人勝士陷於彼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
河南關陝之地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
中原羸并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粧點春光似昔年又云渭平沙淺鴉
來棲渭漲沙移鴉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蓑衣

方靖康之變燕人有隨虜過相州因謁韓魏公祠堂題詩祠中一聯云有
客能吟丞相拍無人敢伐召公棠魏公勲德之重而外表亦知景慕如此

紹興間陳侍郎相之往使虜至燕山驛壁間得一詞云暮劍憶游梁當時
事底處不堪傷念蘭摧嫩漪向吳南浦杏花微雨東牆禁城外燕隨
青步障絲絃紫遊韉曲水古今禁煙前後綠楊樓柳草池塘回首斷人
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霜欲遣當年舊恨頻近清風聽出塞琵琶風沙浙
瀝寄書鴻鴈煙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橋到潯陽然不著名氏必中原士
大夫淪異域者所作也以樂府風流予按之可歌也陳簡齋去非詩名夙
著而其弟見詩亦可喜見張林甫舉其夏日晚望一聯云前山猶細雨高

擬已斜陽恨不見其全篇

夢筆驛廼江淹舊居姚宏今聲一絕可警後學者詩云一宵短夢驚流俗

千里高名掛里間遂使晚生於此意凝眠不讀一行書

所至驛舍旅邸留題壁間亦多有可取者見李仲南丙言臨安旅邸壁間

一絕云大一舉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綠酒不歸去老却碧桃

無恨花又言建州崇安分水驛壁一絕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熟梅黃雨

作綿料得故園煙雨裏輕寒猶作勒花天又呂叔潛大虬言鎮江丹陽王

乳泉壁間一絕云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柰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

宿題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皆不著名氏也

康待制執權奉祠寓君求嘉籍妓中有姓山者頗慧麗康時命之侑樽俎

一日妓之父以事繫縣中當坐罪徧泣涕歷求救於士大夫康憫之戲為

一絕云昔日緹紫亦如許盡道生男不如文河陽滿縣皆春風忍使梨花

偏帶雨明日倡詣縣投狀乞代父罪且連此詩於狀前邑宰一見喙笑而

釋之

庚溪詩話下

竹坡老人詩話上

杜少陵遊何惜軍山林詩有兩拋金鎖甲蒼卧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雨

為金所鎖鎗卧於蒼為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

此尤可笑

戴良少所推服每見黃憲必自降薄悵然若有所失母問汝何不樂乎復

從牛鑿兒所來耶王履道詩不見牛鑿黃叔度郎尋馬磨許文休語雖工

然牛鑿乃叔度之父耳非叔度也

聰聞後盛唐人以此詩見稱於東坡先生余遊錢塘甚久絕不見此老詩於

園老人謂余言東坡碎錢塘時聰方為童行試經坡謂坐客言此子雖少

善作詩近來寡子作首字韻詩可令和之聰和篇立成云千點亂山橫紫

翠一鉤新月掛黃昏坡大稱寬言不減唐人因笑曰不須念經也做得一

箇和尚是年聰始為僧東坡詩云君欲富貴須縱牛羊殊不可曉河

南川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朔土人言河朔地廣麥苗彌望乃其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踐蹂令稍疎則其收倍多是縱牛羊所以富餅餌也

維揚之擾衣冠皆南渡王邦憲客於陵與其鄉人相遇作集句云揚子江頭揚柳春衣冠南渡多崩奔柳條弄色不忍見東西南北更堪論誰謂他鄉各異縣豈知流落復相見青春作伴好還鄉為問淮南米貴賤其叙事有情致為可喜近時集句所未有也

集句近世往往有之唯王荆公得此三昧前人所傳如雨荒深院菊風約半地碎之句非不律切但苦無思耳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嘗以指呼市人如使兒戲之觀其寄孫元忠詩云不恨我衰子貴時經濟實藉英雄姿君有長才不負賤莫令斬斷青雲錦驕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京君必俯拾軍符侯印取豈遂殆不減胡笳十八拍也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秀才雖鄰不謁及再相有薦之者止於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

東坡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鴉問誰所作或告以錢塘僧清順者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自是而順之名出矣余留錢塘七八年間有能誦順詩者往往不逮前篇政以所見之未多耳然而使其止於此亦足傳也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隣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弊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

東萊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其有功亦時有可疑者如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以落為蕩且云非久在江湖間者不知此字之為工也以余觀之不若落字為佳耳又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以宿為沒沒字不若宿字之意味深遠明甚天抵五字詩其點化正在一字間而好惡不同乃如此良可怪也

客有誦淵明閑情賦者想其於此亦自不淺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

百川學海

十三卷 十一

不知所對有一人言有之問其何以知曰所謂雜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於是坐客皆發一笑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而告之曰欲子研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余嘗觀少陵作宗武生日詩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宗武之能詩為可知矣惜乎其不可得而見也

乎其不可得而見也

士大夫學淵明作詩往往故為平澹之語而不知淵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如讀山海經云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豈無離琢之功蓋明玕謂竹清瑤謂水與所謂紅皺醜瘡瓦黃團繫門橋者與矣

余讀秦少游擬古人體所作七詩因記頃年在辟雍有同舍郎漢山貢士

劉剛為余言其鄉里有一老儒能効諸家體作詩者語皆酷似效杜體

云落日黃牛峽秋風白帝城尤為奇絕他皆類此惜乎今不獲記其姓名

矣

賀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有梅子黃時雨之句人皆服其工士大夫謂之賀

梅子黃時雨父有示歌天隱一詩王荆公嘗為書之其尾云朝前古木勝朝

孤寒氣爽風亦何有方回晚倅姑孰與功父好其體方回寡髮功父指其

鬢謂曰此真賀梅子也方回乃將其鬢曰君可謂郭訓狐矣功父白鬢而

鬢故有是語

鄭谷雪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之句人皆以為奇絕而

不知其氣象之淺俗也東坡以謂此小學中教童蒙詩可謂知言矣然而

谷亦不可謂無好語如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風味固似不淺惜乎其

不見賞於蘇公遂不為人所稱耳

世傳楊文公方離險嶽猶未能言一日其家人携以登樓忽自語如成人

因職問之今日上樓汝能作詩乎即應聲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

敢高聲語怕驚天上人舊見古今詩話載此一事後又見一石刻乃李太

白夜宿山寺所題字畫清勁而大且云布衣李白作而此又以為楊文公

作何也豈好事者竊太白之詩以神文公之事歟抑亦太白之碑為偽耶

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紅皺醜瘡瓦黃團繫門橋黃團當是瓜蔓紅皺當是

瓜蔓紅皺當是瓜蔓紅皺當是瓜蔓紅皺當是瓜蔓紅皺當是瓜蔓紅皺當是

畫之狀二物而不名使人瞋目思之如秋晚經行身在村落間杜少陵
北征詩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此亦是說秋冬間籬落所見然比退
之頗似省力

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夫無千歲猛志固在在
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云刑天獸名也好衛千戚而舞乃知五字
皆錯形夫乃是刑天無千歲乃是舞千戚耳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書誤
繆如此不可不察也

樞密張公拙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極嚴冷而作小詩有風味岐王宮有
侍兒出家為比丘尼者公賦詩云六尺輕羅染麴塵金蓮步態觀細裙從
今不入襄王夢翦盡巫山一朵雲殊可喜也

徐陵玉臺新詠序云南都石黛最發雙蛾比地燕支偏開兩臉崔正熊古
今注云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國謂之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而俗乃
用胭脂或臘脂字不知其何義也杜少陵林花着雨燕脂濕亦用此二字
而白樂天三千宮文燕支面却用此二字殊不可曉

湖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退之手植去祠十數步種之輒死有趙文公
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鱷魚無種海潭清者是也

余頃年遊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
屋岬嶮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杜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恍
然如已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唯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句也又暑中頻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
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谿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
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唯當所見處乃始知其為妙作詩止欲
寫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

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為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
作詩者有一監司過而見之輒和少陵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云想君
吟詠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過者無不笑之

大梁羅淑其為余言頃在建康士人家見王荆公親寫小詞一紙其家藏
之甚珍其詞云留春不住費盡鶯兒語滿地殘紅宮錦汗昨夜南園風雨

小伶初上琵琶曉來思繞天涯不肯畫堂朱戶東風自在揚花荆公平生
不作是語而有此何也儀書沈彦述謂余言荆公詩如繁綠萬枝紅一點
動人春色不須多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攔竿等篇皆平公詩非
荆公詩也沈乃元龍家壻故嘗見之耳叔共所見未必非平公詞也
余家藏山谷謝李邦直送商雲龍茶詩所謂商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
人未識者是也用川麻矮紙作鉅軸書如拳許大字畫飛動可與瘞鶴銘
離堆記爭雄政和甲午携以示李端叔端叔和山谷韻又用此韻作詩見
貽且跋其尾云元豐八年九月魯直入館是月裕陵發引前一日百官集
朝堂與余適相值邂逅邦直送茶君兩日聞有詩又數日相見於文德班
中為余口占政和四年中元前一日宣城周少隱出此詩相示蓋二十有
九年矣感舊愴然因借其韻書于卷尾是日太平久不雨而雨黃昏月出
已而復雨紹興兵至姑蘇詩帖兩半腰併與山谷墨妙為之一空
李石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石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
書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爾

然人臣進言要當如此及文宗有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之句公雖但
云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而已殊不寓規諫之意何也蓋責文宗享祚
闕之涼而不知人間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豈不當如是邪

竹坡老人詩話上

竹坡老人詩話上

竹坡老人詩話中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歌枕欹橫雲鬢亂
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踈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
世傳此詩為花蔡夫人作東坡嘗用此作洞僊歌曲或謂東坡託花蔡以
自解耳不可知也

王荆公作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之句欲以全句作對久而未得一日
問蔡天啓江州司馬青衫濕可對甚句天啓應聲曰何不對梨園弟子白
髮新公大喜

梁太祖受禪姚均為翰林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曰頗知其人又思甚
捷均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太祖應聲曰卿便是上水船議者以均為
急灘頭上水船魯直詩云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
何所以八節灘頭上水船山谷點化前人詩而其妙如此詩中三昧手也
東南之有蠟梅蓋自江時始余為兒童時猶未之見元祐間魯直請公方
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者政和間李端叔在姑蘇元文見之曾舍中

作兩絕其後篇云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賞徒朱欄莫道今日家家有
便作尋常兩等看觀端叔此詩可以知前日之未嘗有也

近世士大夫家所藏杜少陵逸詩本多不同余所傳古律二十八首其間

一詩陳叔易記云得於管城人家冊子葉中一詩洪炎父記云得之江中

石刻又五詩謝仁伯記云得於盛文瀟家故書中猶是吳越錢氏所錄要

之皆得於流傳安得無好事者乱真然而如七西問收京云傾都看黃屋

正殿引朱衣又云冠履誠如此也君在數公又舟過洞庭一篇云蛟室圍

青葙龍堆擁白砂護江蟠古木迎擁舞神鴉又一篇云詭道春來好社風

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此决非他人可到其為此老所作不疑

西湖諸寺所存無幾唯南山靈石塔是舊屋寺僧言頃時有數道人來巧

食拒而不受乃題詩屈山而去至今猶存字畫頗類李北海是唐人書也

其詩云南塢數回泉石西峯幾疊煙雲登携孰以為侶顏寓李甲蕭耘後

好事者詳之前一句乃呂字第二句洞字第二句賓字是洞賓與三人者

來耳李甲近世人東坡以此郭然仙等畫而有文餘不知其為何人當亦

來耳李甲近世人東坡以此郭然仙等畫而有文餘不知其為何人當亦

是神仙也東平王與周為余言東平人有居竹間自號竹谿翁者一友有
鬼題詩竹間云暮則古木號秋風墓尾幽人乃鷹隼唯有詩魂銷不得夜
深來訪竹谿翁世傳鬼詩甚多常疑其偽為此詩傳於與周鄉里必不妄
矣鬼之能詩是果然也

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余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鎗犛矛
盾動搖角六兵起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
用此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於此可以為二也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欄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
知其氣韻之近俗也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
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為此也

自古詩人交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語梅聖俞詩云南嶺鳥過北隴叫高
田水入低田流歐陽文忠公請之不去口魯直詩有野水自添田水漲情
獨却喚雨鳩來之句恐其用此格律而其語意高妙如此可謂善承前人
者矣

林和靖賦梅花詩有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語贈與天下
始二百年東坡晚年在惠州作梅花詩云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春
橫看此語一出和靖之氣遂索然矣張文潛云調鼎當年終有實論花天
下裏無香此雖未及東坡高妙然猶可便和靖作喬官政和間余見胡份
司業和曾公袞梅詩云絕艷更無花得似暗香唯有月相知亦自奇絕便
醉翁見之未必專賞和靖也

世所傳退之遺文其中載嘲軒睡二詩語極恠譎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
語作詩今云有如何鼻戶長喚忍眾罪其非退之作决矣有如鐵佛聞敲
眉石人戰搖休之句太似鄙陋退之何嘗作是語小兒輩亂真如此者甚
繁焉可不辨

有數貴人過休休勢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
得浮生半日閑僧聞而笑之貴人問師何笑僧曰尊官得半日閑老僧却
得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羅叔共言項處錢塘有為道人者無他技能以業獲為生得金即沽酒自

飲往來湖山間數歲美人無知之者一日為寺僧脩獲口中微有聲狀若
哦詩者僧恠而問之蒼生笑曰今日偶得句耳問之乃云百轉已休鸞哺
子三眠初罷柳飛花自是及始知其為詩人世之露才揚已急於人知者
聞斯人之風亦可少愧矣

詩人造語用字有着意道處往往頗露風骨如滕元發月波樓詩野色更
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是也只一直字便是看力道處不惟語精峭
峭兼亦近俗何不云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自與水相連為微有蘊藉然
非知之者不可以語此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上
覓奇險節上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衡口出常言法度
法前執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乃知作詩到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
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
平澹余以謂不但為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

劉元素名博文與余為同郡其為人靜退有守好作詩而語不妄發內子

宗賢而善事其夫每幸按齊則相敬如賓一日元素與客飲分韻得相
屬其詩云貴眼相看吾可知精神渾在豔陽時只因殊得東君後雨淚相
看是別離詩成坐客皆不悅後數日而其妻亡蓋詩讖也

郭功父晚年不廢作詩一日夢中作遊采石二詩明日書以示人曰予央
非久於世者人問其故功父曰余近詩有欲尋鐵索排橋處只有楊花慘
暮愁之句豈特非余平日所能到雖前人亦未嘗有也忽得之不祥不逾
月果死李端叔聞而笑曰不知杜少陵如何活得許多歲

詩中用雙疊字易得句瀨如水田飛白鷺夏木嚙黃鸝此李嘉祐詩也王
摩詰乃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嚙黃鸝摩詰四字下得最為穩切
晉杜少陵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掩離思花冥冥無端落木蕭蕭上下不盡長

江表上承則又不可言矣
王次翁字伯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
以飯之曰今日為君作河豚其食他魚元章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
疑此實不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之句於子中見之謂次

翁曰公言無乃過與次翁笑曰二十年来何處不知有米顛子邪余游滯

須識次翁之孫侃為余道此

杜牧之嘗為宣城幕遊涇溪水西寺留二小詩其一云李白題詩水西寺
古木回崑樓閣風半醉半醒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此詩今載集中其
一云三日去还任一主馬再遊含情碧溪水重上蔡公樓此詩今榜壁間
而集中不載乃知前人好句零落多矣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書杜少陵詩一卷如握筯漢臣歸乃是禿節新吹
間黃梁乃是又黃梁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
為正也不知宋氏家藏為何本使得盡見之想其所補亦多矣韓退之
南聯句云庖霜膾玄鯽浙玉炊香粒語固奇甚魯直云庖霜刀落膾執三
酒明船雖依退之而駁也直與少陵分路而揚鑣矣若明眼人見之自當
作兩等看不可與退之同調也

承塘于子東為余言熙寧中有長老重喜會稽人少以捕魚為生然日誦
千世音菩薩不少冰日不識字一日輒能書而又能作偈頌堂作頌云

火無火一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乞得苧麻縫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此
豈捕魚者之所能哉解悟如此蓋得觀音智慧力也

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誼小詩所謂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
已草路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也然來去未嘗不喜其清絕過人遠甚晚
由承唐始得誼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籟竟未掩片月隨行屨
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
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杜牧之華清宮三十八無一字不可人意其叙開元一事意直而詞隱暉
然有騷雅之風至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之語置在此詩中如使伶優
與和阮輩並席而談豈不敗人意哉

承塘強幼安為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坡詩之妙于美
以來一人而已其叙事簡當而不害其為工如嶺外詩叙虎飲水潭上有
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見飲
水意且屬對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韓退之薦士詩云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睠眊有然粹而精可以鎮浮躁蓋謂孟東野也余嘗讀孟東野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剗傷及登第則自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第之得失喜憂至於如此宜其雖得之而不能享也退之謂可以鎮浮躁恐未免於過情東坡喜食燒猪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來一日為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探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東坡性喜嘗猪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鮮煮慢着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此是東坡以文滑稽耳後讀云仙散釋戰黃昇日食鹿肉二斤自晨煑至日影下西門則曰火候足矣乃知此老雖煮肉亦有故事他可知矣

竹坡老人詩話中

竹坡老人詩話下

福唐黃文若言南徐刁氏子字麟游十歲賦竹馬詩云小兒騎竹作驢猶走東面意未休我已童心無一在十年渾付水東流後十歲果卒有有誌其墓者以此李長生蓋文章早成古人有之然亦人之所忌也

道士林靈素以方術顯於時有附之而得美官者頗自矜有驕色或戲作靈素畫像詩云當日先生在市纏世人那識是真仙只因李得飛昇後雞犬相隨也上天

紅燭秋光盡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此一詩杜牧之王建集中皆有之不知其誰所作也以余觀之當是建詩耳蓋二子之詩其清婉大略相似而妙更險側建多平麗此詩蓋清而平者也

兩京作斤賣五點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點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齋養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五點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齋養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

荀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何故也

承議郎任隨成字師心劉景文甥也嘗謂余言景文昔為忻州守間數日

率一謁晉文公祠既至祠下必與神偶語久之乃出文公亦時上來謁景

文景文閉閣若與客語者則神之至也一日於廣坐中謂一掾曰天帝當

來召君吾亦當繼往坐客皆相視失色已而掾杳無疾而逝劉亦相繼而

亡去後一日死而復甦起作三詩乃復就寢其一云中宮在天半其上乃

吾家紛上鸞鳳舞社上芝木華揮手謝世人縱身入雲霞公暇詠天海我

非世人諱其二云仙都非世間天神繞樓殿高低霞霧列左右虬龍徧雲

車山嶽聳風擊天地擅從茲得舊渥萬動其端變其三云從來英傑自銷

磨好笑人天事更及上兵中為進發千車安穩渡銀河詩成謂其家人

曰吾今掌事雷部中不復為世間人矣

馮均州為余言頃年平江府雍熙寺每深夜月明有婦人歌小詞於廊廡

間者就之不見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游汀洲花草弄春柔長亭驢在木

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長恨無憑空惹行人莫上望京樓

之者姑蘇士子慕容崇卿見而驚曰君何從得此詞客語之故崇卿誤

父之曰此余亡妻之詞無知之者明日視之乃其妻旅餽所在

大隸景德寺峨眉院壁間有呂洞賓題字寺僧相傳以謂頃時有蜀僧號

峨眉道者戒律甚嚴不下席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裘昂然一偉人來

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符也明年是日上方午道

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偉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偉人歎息良久忽

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側壁間絕高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

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

余遊京師猶及見之

李京兆諸父中有一人嘗為博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廷監司

於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相與語於門候使者

請入見曰法當閉鑰不敢啓開請以詰朝奉迎又京遣至發絳視之中有

家問即令滅官燭取私燭閱書閱畢命秉官燭如初當時遂有開關迎使

者滅燭看家書之句藤白之節昔人所高矯枉太過則其弊遂至於此

百山李海一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為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為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為設醴坡笑曰此必錯著水也他日忽思油裹作小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唯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為甚酥李端叔嘗為余言東坡云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觀此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以張文昌為第一近時高郵王觀亦可稱而人不知其知觀嘗作遊俠曲云雪雁燕南道酒闌中夜行千里不見誰怒須如立金出門氣吹霧南山雞未啼腰間解下再政刀袖中擲下朱亥推冷笑荆鄂乳口兒此篇詞意大似李太白恨未入文昌之室耳至莫愁翁篇云款重乾穗豆垂角雨足年登不勝樂烏巾紫領銀鬚長白酒澆氣自釣翁醉不知秋色涼兒將鬚絲撒床莫愁翁年已高百事慵遂以文昌事備矣

本朝樂府當以張文潛為第一文潛樂府刻意文昌往古過之頃在南都

元微之作李白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况堂與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稔始為之至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為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為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稔為愚兒豈退之之意乎黃師是走浙憲東坡与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朝雲侍飲坐間賦詩有綠衣有公言之向後人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留是有公言也時朝雲語

元微之作李白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况堂與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稔始為之至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為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辨證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為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稔為愚兒豈退之之意乎黃師是走浙憲東坡与之姻家置酒餞其行使朝雲侍飲坐間賦詩有綠衣有公言之向後人乃謂綠衣小官猶惜其不留是有公言也時朝雲語

師是日他人皆進用而君數補外何也是謂公言而綠衣則東坡指朝雲也

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由云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為師兄弟也陳無已詩云卿來一辨香敬為曾南豐則陳無已承嗣肇和尚為何疑余嘗以此語答為林下一笑無不撫掌

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常蘇州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撥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羨蒼蒼下一生豈在多非唯語似而意亦大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

頃歲朝廷多事郡縣不煩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畫行一詩云蘇州三月作小畫梧州三月作大畫哀哉官曆今不煩憶昔昇平侯前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在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坐傷神手夫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無間然矣

江陵間有水禽競魚虎翠羽而紅首顏色可愛人罕識之崔德符通羊道中詩所謂翠裘錦帽初相識魚虎鸞環略岸飛是也余至吳國歎月即去隨羊二百里猶未及識詢之士人亦無識者每誦德符詩想像一見而已張文潛中興碑詩可謂妙絕今古然潼關戰骨高於山万里君王蜀中老之句議者猶以肅宗即位靈武明皇既而歸自蜀不可謂老於蜀也雖明皇有老於蜀南之語當須說此意則可若直謂老於蜀則不可揚子雲好著書固已見諸於當世後之議者紛然往往詞費而意殊不盡唯陳去非一詩有識有許而不出四十字揚雄平生書所肯閑惟鑄曉於玄有得始悔賦其氣使雄卒大悟亦何事於玄賴有一言善酒歲真可傳後之議雄者雖累千万言未必能出諸此也

柳子厚別弟宗一詩云零落殘紅倍黯黯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卷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卸樹煙此詩可謂妙絕一世但夢中安能見卸樹煙七字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不然當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

野樹煙如此却似穩當

汪內相將赴臨川曾吉父以詩迎之有白王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之句韓子倉改云白王堂深曾草詔水晶宮冷近題詩吉父聞之以手倉為一字師

柳子厚与浩初上人看山詩云海畔尖山似劍鋸秋來處上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議者謂子厚南遷不得為無罪蓋未死而身已在刀山矣

杜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折波瀟瀟縵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榻可謂窮矣又賦索優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尺好乘綸縵之不越錦繡段已令拂拭光零乱請君放筆為直幹子美乃有餘絢作畫材何也余嘗戲作小詩示少陵云百尺空松老幹枯常即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鵝絢留取天吳紫鳳圖使少陵尚無恙當為我一捧腹也

今日校讎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某為兒時先人以公真筆指示某是時已能成讀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百熟但句中情

有与貴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改易尔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人不
上層臺謂宣城疊嶂雙溪也總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
待主人來此篇最為奇絕今乃改云為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
非持意味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櫻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墜素
改作梅葩殊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人詩來又喜兩
情詩云豐穰未可期疲瘵何日起乃易疲瘵為瘦飢若當時果有瘦飢二
字則此老大段窘也

竹坡其誰乃宣城都公周少隱自謂然詩話非具史筆則未易作
要見其詮次高下抑揚品題有眼自耳非擅能詩聲則何以有所
决擇州教官戴文率姻家也出其編遺郡丞魏公茂丞又轉而示
守陸子東併勉鏤板於郡閣為貽傳未見之書當世墨客子卿焉
可嘉也歲在丁亥六月既望論謙書

竹坡老人詩話下終

竹坡老人詩話

卷三

廿三

司馬溫公詩話

詩話尚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誌續書之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肝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為詩曰立殘堦下梧桐

影變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

是師兄多犯古上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閔常譏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

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島耶

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安子才與韓欽聖宗彥沈文通並俱為三司僚屬其痛惜之子才曰此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為充盛不知乃為不祥也特欽

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眾皆尤其暴譴不數日欽聖抱疾

中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為呪詛亦戲殺且此雖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

俞三子又相類故附之

鄭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醲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亦為時人所傳誦誠難得之句也

科場程試詩國初以來難得佳者天聖中梓州進士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皇轍山能護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驚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謬是年及第未幾卒慶曆二年韓欽聖試勳門賜立戟詩云凝峯畫牆轉映日彩支繁故兩存之范景仁云曾見真本如此傳欽聖作迎風書牆轉映日彩支繁故兩存之蘇州進士丁偃試述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尋卒滕元發甫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云万国休兵外群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二人最為場屋所稱

意初甚怒之當獻孤鴉詩云天寒柰梁少万里孤難進不惜死君恩為

廿七

之城信薛大嗟賞自是上宴無不預焉不復以祿孺符之時人謂之飽狐之言可暑月詰其解舍當方路頂狼狽入易服犯板而出忘其悞頭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慙以公服袖掩頭走奔連處士于塘人家於西湖之上有詩名人稱其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曲尽梅之乎

外野處士陝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嘗題河上寺柱云數声离岸櫓幾点

别州山時有一僚本江南文士也見之大人之与相見贈詩曰恠得名稱

野元來性不群借冠來謁我倒冠起迎君仍為延客由是人始重之其詩

效白樂天休真宗西祀文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道王太尉

相且從車駕过陝野貽詩曰昔時宰相年已替君在書中十一秋西祀東

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野又嘗

上寇萊公準詩云好去上天辟將相却來平地作神仙又有咏木鳥詩云

于林古如及一腹餒何妨又竹杯枝詩云言齒終在我反覆護勞君有詩人規戒之風卒贈著作即仍詔子孫租稅外其餘科役皆無所預仲先詩

有妻喜栽花活童誇闢草以真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務也仲先詩有
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窓下有殘丁仲先既沒集其詩者嫌燒葉貧寒大
妄故改葉為若不唯壞此一句乃并一句亦無氣味所謂求一反損也仲
先贈先公詩有文雖如兒古道不似家平先公監安豐酒稅赴官嘗有行
色詩云冷於陂水澹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猶賴丹青無如益也成應遣
一生愁豈非狀難寫之景也

丁相謂善為詩在珠玑由有詩近百篇号知命集其敏句有草解忘憂也
底事花能含笑也何人少時好蹴鞠長韻其二聯云良子不好眼老蛇繞
四肢躡來行數步蹠後立多時

寇萊公詩才思融遠年十九進士及第初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

孤舟盡日橫又嘗為江南春云波渺也柳依也孤村芳草遠回日杏花飛

江南春盡雞鳴斷蘋滿汀洲人未居為人贈及

陳文惠公堯佐能為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也煙蒼也菰蒲綠也
柳黃扁舟係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又嘗有詩云兩湖絲絲斷風

為夢搖詩或零洛景采石合如樵

龐顯公竊喜為詩雖臨邊典舊文察委日不廢三兩篇以此為適及疾
余時為諫官以十余扁相示手批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寧有此
恩耳字已慘澹難只後而日而夢

常退如士峯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馬自有詩
云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喚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為人所稱好著寬
衣合裝醉則鶴无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玄鶴舞閑卧白驢號章獻太后上
仙群臣進挽歌數百首唯曼卿一之首出曰震出坤柔變乾成大極虛
太后稱制曰仁宗端拱至是始親万機曼卿詩切合時宜又不累長樂
也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為奇絕無對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員
人以為勸敵

詩云將羊墳首三星在留言不可久古人為詩意意在言外使人思而
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

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殘淚恨別鳥一心山滿在明無余
勿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遊哀之面悲則時可
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徧舉

劉槩字孟節青州人喜為詩慷慨自若節奉進士及第為幕僚一任不得
志棄官隱居野原山去人境四十里好游山常袖挈飯一甕窮探幽險無
所不至夜則宿於年石之下或累日乃返不畏虎豹蛇虺富丞相甚礼重
之常在府舍西軒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秦君未得西軒忽見
好溪山如何尚有楚鄉憶讀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

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
王之羨暢諸一云暢當二詩暢詩曰洵臨氣鳥上高射世人間天勢圖平

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徹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陳亞即中性滑稽嘗為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雨前胡夜軒窓半夏涼
不失詩家之体其鄙者有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亦作

初盧已又誌上元夜遊人云但看車前牛頰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蔡君謨
嘗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曰蔡襄除口便成囊

楊朴字契玄鄭州人善為詩不仕少時嘗與畢相同李異薦之太宗召見
面賦詩云狂脫酒家春醉後狂堆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聽歸山以

吳子從政為長水尉朴嘗為七夕詩云年年乞子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為先達章獻臨朝時子儀主文在貢
院間英公為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推子詩云空呈翠貌臨官道大有人

從捷徑過先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
昊背誕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復脩故事群臣和御製

詩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為首相詩卒章云輕雲閣雨迎大仗寒色留春
入壽盃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嘗以滑

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談陛下上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談陛下游宴大
頻上為之笑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築後陵慢之魏公齋齋不得志嘗為詩云
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元豐初宦者王紳劾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頗有惡意其 太皇太后生
日詩云太皇生日敬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室慈侍立

到天明室慈 皇太后宮名也 太后幸靈宮駕別露而雙童女詩曰
平明彩仗幸琳宮紫府僊童下九重整頓瓏璁時駐馬盡工間地貌真容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
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知南希書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

簡長貴城惟屬淮南惠宗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招文館陳充集而序
之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交如好治經所為奇僻自謂得聖人

微旨先儒所不能到貧無妻兒不應幸常守食僧舍僧亦不厭苦之始居
龍門山猶苦游人往來多徒居萬安山屏絕人事專以治經為事凡數十

年用心益苦而去人情益遠眾非笑之交如不變益堅雖非中行其志亦
可憐也

范景仁鎮喜為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輕行入蜀故人李才元

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

者遂游我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暮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二百

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馬未饒吾祖返而身此二事他人所不能

用也

嘉祐中在靈詔者官龍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景仁有詩

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凡惟知白日長時有朱公綽送諷詩云疏草

焚來應見史橐金散盡只留書皆為時人所傳誦
大名進士耿僊芝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為
人所稱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事兼前世文辭撰初
學記劉中山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
宗袞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為也猶唐相崔渙曰抑人以遠
謗吾所不為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為誌而鄭
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羨墓詩豈但為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
故家尚存耶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聽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
嘶注云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蓋唐時
方鎮亦徇之因而名聽事也

司馬溫公詩話終

石林詩話卷上

趙清獻公以清德伏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
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
籍甚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
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獲獨
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頗有謝故其詩有言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
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譚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
後當國亦屢譴之雖每為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為京東轉運使
敗衛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或謂嘗以時相姓名為戲要之也元祐初起
知襄州傳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輟有
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儻蓋畫南荆鬢瑋不為辱旅墳知客卿又
有續謝師夏善譚譯詩云善譚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
云

晏元獻公留守南郡王君王時已為館閣校勘公特請於朝以為府簽判
朝廷不得已使帶館職從公外官帶館職自君王始真王相得日以賦詩
飲酒為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也嘗遇中秋陰晦齋厨夙為備公適無命
既至夜君王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王亟為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
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即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
夜分果月出遂樂飲達旦前輩風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風月亦自如
人意也

歐陽文忠公記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破題兩句已道
盡河豚好處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始於
上元前常州江陰最先得方出特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家
類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二月後日益多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
謂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蟲故惡之而江西人始得食蓋河豚出於海初
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于江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也
蘇州學之南積水瀾數頃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時廣陵王

所作既積土山因以其地瀦水今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園也慶曆間
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為居旁水作亭曰滄浪歐陽又也公詩所謂
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祗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其後不能保遂屬易
主今為章僕射子厚家所有廢其故址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復
有山名洞山章氏併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欺空大石又得千餘株亦廣
陵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為一時雄觀土地蓋有所歸也
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言隨意遣渾
然天成始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裏表垂讀
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
之態耳而字字細攷之若經縈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
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
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月復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
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

蔡天啓云荆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九藥流鸞轉之句以為用意高妙

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以
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嘗填以語舊聲明肇明後被旨編公集求之終
莫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幾不王故常其二
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吞蓋乾坤句謂泯然皆
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予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
但先後不同波漂蘋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吞蓋乾坤句以落花
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
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歐陽文忠公詩始矯
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言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
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困倒屣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
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
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姪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
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為至到

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
鎮時取十餘城因其也導渠水渚之累廣百餘畝中為橫堤初但有其
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晉公為守時因起黃河春夫
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自天者
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詩名之曰展江然水面雖濶西邊終易
埋塞數十年來公厨規利者遂涸以為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釀酒而
水無幾矣予為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昔公詩更
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秋水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
往往但記前聯耳

賈文元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渠河貫其中以入西湖最
為佳處初為本州民所有文潞公為守買得之潞公自許移鎮北門而文
元為代一日專家遊題詩壁間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渠水濱
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閑人遂走使持詩寄北門潞公得之大喜
即以地券歸賈氏文元亦不辭而受然文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園今

荒廢竹亦殘毀過半矣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即盡白雖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為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為為賢而以得其所為為幸歐陽文忠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文忠適來為守相與歡甚公不甚飲酒惟賦詩唱酬是時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猶慷慨不已每見於色歐公嘗和公詩有云魏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當時以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其形貌亦在模寫中也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韓丞相王汝自樞密院都承旨出分書王汝有愛妾劉氏行劇飲通文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為般家追送之王汝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其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如此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王汝姻黨即作小詩寄之以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雙婉變皇華何啻有光輝王汝之詞由此亦遂盛傳於天下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大

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為壽神宗一御於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董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禁苑却不從聞者大息慈聖上御手奉世時為侍即進挽詩有云珠鞦昔御恩猶在王章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

蔡君謨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言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手摩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為集中第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臣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取閭閻鶴髮羽出處大節世固不容復議是時雖以論不合去而神宗眷禮之意愈厚然猶以避煩畏辱為言况其下者乎元祐初起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蓋未嘗以自期也

外祖晁君諒善詩蘇子瞻為集序所謂溫厚靜深如其為人者也黃魯有常誦其小雨悒悒人不寐卧聽羸馬嘶殘疎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嘶

枯其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為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
 乃翁前聯余始聞舅氏言此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憇於地旅聞傍舍
 有澎湃鞞鞞之聲如風浪之歷般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
 槽間而為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適相遇而得之也
 元豐間蘇子瞻繫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試於
 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
 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
 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
 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
 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見唐人
 小說中其實佳句也鄭谷詩睡輕可忍風敲竹欲散那堪月在花意蓋
 此同然論其格力適堪揭酒家壁與市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及
 處着力太過何但詩也

蜀人石曼卿嘗有餘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曾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
 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為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
 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園燕坐圖畫出水竹夜窸風雨來
 之句余以為氣格當勝前聯也

詩下雙字極難煩使七言五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
 兩言方為工妙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水轉黃鸝為李嘉祐詩王摩詰竊
 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好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為嘉祐點化以
 自見其妙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不然如嘉祐本句
 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
 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為超絕近世王荆公新
 秋浦淑綿綿靜薄晚園林往往青與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
 欲搖春皆可以追配前作也

詩終篇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林行婆家初閉戶崔夫子合尚留
 關始讀始未測其意蓋下有娟娟缺月黃昏後嫋嫋新居紫翠間擊簫簫豈

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鉞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於拙也然繫德

羅帶割愁劍鉞之語大是險譚亦何可屢打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嘗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傾

蓋為工至老杜述懷北征諸篇窮極筆力如大史公亂傳此固古今絕唱

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之不敢議此乃揣骨聽聲耳其

病蓋傷於多也如李崑蘇源明詩中極多累句余嘗痛刊去僅冬取其半

方為盡善然此語不可為不知者言也

紅于初雪圖真蹟藏李邦直家唐蟻本世傳為摩詰所作未有元豐間王

禹王蔡持正韓王汝章子厚王和甫張邃明安厚卿七人題詩建中靖國

元年韓餅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時前七人者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

既死嶺外禹王追貶子厚方貶王汝章和甫遂明則死久矣故師朴繼題其

後曰諸公當日聚嚴廊半謫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樞黃閣老再開圖畫看

蕭然時邦直在門下厚卿在西府紫樞黃閣謂二人也厚卿後是云

游滄海困驚瀾晚涉風波路更難從此江湖無限興不如我向畫圖看

邦直亦自題云此身何補一毫芒三序清時政事堂病骨未為山下土尚

尋遺墨語存亡余家有此模本併錄諸公詩續之每出慨然自元豐至建

中靖國幾三十年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願為圖中之人而不

自不能踐其言耳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流輩許昌崔象之侍郎

舊第今為杜君章家所有聽後小亭僅文餘舊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

時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歲以為常至今故老猶能言之余嘗於小

亭柱間得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

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味韓忠憲公嘗帥蜀持國

兄弟比侍行尚少故前兩句云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看雨更

相宜漫其後句曾存之家他中島上亦有海棠十許株余為守時歲亦與

王幼安語人席地屢飲然此公勝處不能繼也

詩之用事不可牽強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為一莫見其支
排闥湊之迹蘇子瞻嘗為人作挽詩云豈意日斜庚子後忽驚威在巳辰
年此乃天生作對不假人力温庭筠詩云有用甲子相對者云風卷蓬根
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兩語本不相類其題云與道士守庚申時聞西
方有警事解后適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會觀之疑若得此對而就
焉之題者此蔽於用事之弊也前輩詩材亦或預為儲蓄然非所當用未
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假陶淵明集本蓋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未手
題兩聯云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公真嫵媚又魏花黃舉子忙促織鳴
鴈婦驚不知偶書之耶或將以為用也然子瞻詩後不見此語則固無意
於必用矣王荆公作韓魏公挽辭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顏今見哲人萎
或言亦是乎時所謂魏公之薨是歲適雨木冰前一歲華山崩偶有二事
故不覺爾

世言社日飲酒治噤不知其何據五代李縉有春社從李紈求酒詩云社

公今日沒心情為乞治噤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徧依稀巡到第三驪坊
時為翰林學士有月給內庫酒故濤從乞之則其傳亦已久矣社公小
字也唐人在慶符下雖官高年皆稱小字濤姓疎達不羈善諧謔與朝士
者亦多以社翁自名聞者無不以為笑然亮有敢言後官亦至宰相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嘗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學
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杜子美病栢病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
時事病栢堂為明皇作與杜鵑行同意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
矣栢栢云猶含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栢
哉結實小酸澁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志者自漢
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為然不但語言之工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咄二字辨晉書所載石崇豆粥咄咄而辨為誤
以咄為嗟非也孫楚詩自有三命皆有極咄嗟不可保之語此亦豈是以
嗒為嗟古今語言固有各於一時本不與後世相通者咄嗟皆聲也自晉
以前未見有言咄咄浩所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嘆聲咄嗟猶言

呼吸疑是晉人一時語故孫楚亦云爾
須見鬼無咎舉魯直詩人家園橘柚秋色老梧桐張文潛斜日兩竿眠犢
晚春波一眼去是寒皆自以為莫能及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
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為戲或者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余讀權德
輿集其一篇云潘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媿樵蘇
則為愜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家林類巖巖負郭躬歛積
忌滿龍生嫌養象恬勝智踈鐘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緩山梁冀
無累頗符生肇學得展禽尚志從此直不疑支離踈世事則德輿已嘗為
此體乃知古今文章之變殆無遺蘊德輿在唐不以詩名然詞亦雅暢此
篇雖主意在立別體然亦自不失為佳製也

石林詩話卷上

石林詩話卷中

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者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
不類然亦不以楊劉為過如者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
民盜一杯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杯事無兩出或可畧士字如三尺律
三尺豎皆可何獨矧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
直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買牛但自指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
同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蘇子瞻嘗兩用孔雉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蛙兩部山中奴婢摘千頭雖
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
兩部不知為何物亦是歇後故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
出處語而意不顯也

李者多議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為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殊去
題徑筠光墓歸真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
則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百川學海 卷一
李薦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舉薦道就試意在
必得薦以觀多士及攷章援程文大喜以為薦無疑遂以為魁既折號帳
然出院以詩送薦歸其曰平時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蓋道其本
意薦自是孝亦不進貧不甚自愛嘗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猶薄
之竟不第而死

劉李孫平之子能作七字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有
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多稱其精當為杭州鈐轄子瞻作
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
大喜在穎州和李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相蓋記此
也

文同字與可蜀人與蘇子瞻厚為人靖深超然不撓世故善畫墨竹作詩
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
背時子瞻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為議論同極以
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聽也出為杭州通判同送行詩有

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黃州之謫正坐杭州詩語人以為

知言
揚文公在翰林以諛佞狂去職然聖眷之不衰聞疾愈即起為却未幾復
以判秘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詔其嘉深恩類相如蓬
山今日詮墳文還仰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觀後疏恩高閣拜恩初請
生濟濟彌瞻望恩私語詞辨魯魚祖宗愛惜人材保全忠賢之意如此文
公後卒與寇萊公力排宮闈協定大策功雖不終其盡力於國者亦可以
無愧也

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始於孔北海余讀類文得北海四言一
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施張呂公饒鈞闔口滑勞九域
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
未彰龍蛇之蟄此他可忘玳瑁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放言深藏按繼
安行誰謂路長此篇離合魯國孔融文舉六字徐而考之詩二十四句每
章四句離合一字如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施張策

百川學海 卷一
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為魚字第三句有時字
第四句有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為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為
魯字下四章類此殆古人好音之過欲以文字示其巧也

劉丞相莘老殿試時蘇丞相子容為詳定官子容後尹南京莘老復僉判
在幕中相與歡甚元祐初莘老自中司入為左丞子容猶為翰林學士丞
旨及莘老遷黃門子容始為左丞莘老宿東省嘗以詩寄子容云膺門早
歲預登龍會幕中間託下風敢謂彈冠頃貢禹每思移疾避胡公蓋記前
事而子容答之有末路自驚黃髮老平時曾識黑頭公之句當時以為盛
事又三年莘老既相而罷子容始踐其位云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如天下蒼生待
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
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材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為群牧判官從宋次
道盡假唐人詩集傳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
拙有定限然亦必視初壯雖此公方其未至時亦不能力強而臻至也

尚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黃魯直自我州歸荷以五十韻

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言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
知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為
童賈客得蘭州通判以死既不為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復傳云

杜牧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夢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
望昭陵此蓋不滿於當時故末有望昭陵之句汪輔之在揚屋能作賦畧
與鄭毅夫勝達道以意氣自負既登第久不得志常鬱鬱不樂

譏刺元豐初始為河北轉運使未幾坐累謫 遇赦牽復知夏州謝
表有云清時有味白 蔡持正為侍御史引杜牧詩為證以為怨望

用事有礙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不免 石建方欣洗

諭麗萎麗不鮮歎蚍蜉據漢書 本你麗諭蓋中衣也二字義不應可

顛倒用魯 毀羨不如放屢樂羊終愧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美貪於
得額亦不暇省爾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嘗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遂臣到了輸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主名也胡秘監且素不為公所喜時適居郡下既聞之遂以林下客為公為已發且有稱快之語聞者無不皆笑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始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畧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設用為已語綠陰生晝寂孤花春盡餘此常蘇州集中最為驚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新之句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詩選可見

也如蘇子瞻山園故國城空在朝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

蘇子瞻八年王則叛貝州既誅始折河北大名定武真定高陽為四路置帥更命儒臣以戰備魏公自鄆州徙鎮各大興方略事無不自親嘗有題卷真亭詩云所期清策慮不是愛精神又云吏民還解否吾豈苟安人其志可見矣郡圍號衆春會歲饑涉春未嘗一游陳薦在幕府以詩請公云水底魚龍思鼓吹沙頭鷗鷺望旌旗公亟荅之云細民溝壑方援手別館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在庭下告公請醫之荅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驥一躍而上不用御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啓所謂葵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着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天啓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侍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為永興軍

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為帥會寸內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
 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
 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
 雨詩云良彌為霖幸有望神僧作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仙驥箭雲穿仗
 下佛花吹兩匝天流蓋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
 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之名
 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云
 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
 異代語便不羽類如一水護田園綠去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
 也此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顒宅在阿蘭若婁約身隨壑堵波皆
 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面稱公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戶祝櫻
 桑之句以為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為的然庚亦自是數盡以十
 數之也

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裏身足
 巖掛巖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讀文潞公
 在樞府嘗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
 也荆公他日復題一篇於詩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枯
 瘠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張景修字敏叔常州人余大父客也少刻苦作詩至老不衰典雅平易時
 多佳句元豐末為饒州浮梁令邑子朱天錫以神董應詔景修作詩送之
 天錫到闕會忘取本州公據為禮部所却因擊登聞鼓院繳景修所送詩
 為證神宗一見大稱賞之翌日以語宰相王禹玉恨四方有遺材即令召
 對禹玉言不欲以一詩召人恐長浮競不若俟其秩滿赴部命之遂止為
 中書籍記姓名比景修罷官任神宗已升遐亦命矣大觀中始與余同為
 祠曹即中年已幾七十有詩數千篇大父元祐自湖南書歸景修
 嘗以詩寄曰聞說年來請洞霄江湖奉使久勤勞有神僊處聞方得用老
 成時退更高惜宅但須新種竹尋儂想見舊栽桃浮梁居士塵埃甚須髮

而今也二毛其詩大抵類此流落無聞亦可惜也

常待制秩居汝陰與王深父皆有盛名於嘉祐治平之間屢召不至雖歐

陽文忠公亦重推禮之其詩所謂笑殺穎川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雜者

是也熙寧初荆公當國力致之遂起判國子監太常禮院聲譽稍減於前

嘗一日大雪趨朝與百官待門於仗舍秩已來寒甚不可忍喟然若有所

恨者乃舉文忠詩以自戲曰凍殺穎川常處士也來騎馬聽朝雜

前輩詩文各有平生自得意處不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也毗陵正

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陽文忠子棊以烏絲欄絹一軸求

子厚書文忠明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所為文

一日被酒語棊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

太白不能為唯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唯吾能之也因

欲別錄此三篇也

余居吳下一日出閭門至小寺中壁間有題詩一絕云黃華西陂水漫流

蘆花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意極喜切

氏問寺僧云吳縣冠王簿所作今官滿去矣歸而問之吳下士大夫云冠
名國寶蓋與余同年然皆莫知其能詩余與國寶勝下未嘗往來亦謾不
省其為人已而數為好事者舉此詩始有言國寶徐州人父從陳無已學
乃知文字淵源有所自來亦不難辨恨不得多見之也

宋景文公子京不甚為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末始再
入為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

公見之殊不樂

元祐初駕幸大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

士觀一聯云法天壁水遙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開然觀為

人喜傲謔然此句實迫於越韻未必有意也

高麗自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令

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為鄰每因契丹誅求藉不能堪國王王微

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

乃為詩以記曰惡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船移身忽到中華裏可

情中宵漏滴殘余大觀間館伴罷人常見誠一語錄備載此事故事使人到闕不過月許日即遣發余館伴時上欲留觀殿試放榜及上池家發七十日使者頗脩謹詳惟余撫之既厚每相感饒行至古雲館而別其副韓綴如馬上忽使人持一大玉帶贈余云此唐故物其家世傳以為寶今以為獻且於笏上自書一詩相示云泣涕洟瀾欲別離此生無復再來期謾將寶玉陳深意莫忘思人見物時余以麗使故事無解換例力辭之其詞雖撲拙然亦可見其意也

唐詩體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為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有然無足言矣中間雖皎然最為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其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模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餽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煙霞從古少氣令疏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疏筍語否為無酸餽氣心闔者無不皆笑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為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暇殫削故非常情所法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為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鍾磬詩品論之最詳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堂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龍首蓋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古今勝語多非補遺皆由直尋顏延之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書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邇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牽率補納蠹文已甚自述英旨罕遇其人余每愛此言簡切明白易曉但觀者未嘗留意耳自唐以后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鑿於神志之間斷輪於其苦之外也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唐張繼題城西楓橋寺詩也歐陽文忠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蓋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佳句王荆公編百家詩選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復定為赴字以語

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誰不能到次道以為然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貧甚衣食殆不給然意氣豪率未嘗少貶與劉潛李冠石曼卿往來山東諸郡任氣使酒見者皆傾下之沛縣有崇高祖廟并歌風臺前題詩人甚多无不推頌功德獨安道高祖廟詩曰縱酒踈狂不治生中陽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又歌風臺曰落魄刘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陽久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蓋自少已不凡矣

京師職事官舊皆无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積後又多累世元豐初始建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尚書省迴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相元三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東鳳閣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閣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門外大觀初再入因不復遷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將明皆賜第授魯公

於私第論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為書局官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意稍異也

俞允文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屠心法所至備然而工於作詩王荆公居鍾山秀老數相往來尤愛重之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欠二步不妨陶謝與同游者是也秀老嘗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為荆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時無發明之者不得與林和靖一流際見於隱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諧謔洞曉音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數闕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為浮屠但貧無錢貨祠部爾公欣然為置祠部澹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為公所贈祠部已送酒家償舊債矣公為之大笑黃魯直嘗作三詩贈澹其一有云客夢超然世去髮脫塵冠平明視清鏡正爾良獨難蓋述荆公事也

石林詩話卷中

石林詩話卷下

姑蘇南園錢氏廣陵王之舊園也老木皆合抱流水竒石參錯其間最為上王翰林元之為長洲縣宰時無日不携客醉飲常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醉鄉今園中大堂遂以醉鄉名之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即賦以詩示親黨云八年帷幄竟何為更賜南園龍退師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

至和嘉祐間塲屋舉子為文尚竒澁讀或不能成句歐陽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責舉凡文涉彫刻者皆黜之時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等同事而梅聖俞為參詳官未引試前唱酬詩極多文忠無諱戰士衞放勇下筆春桃蠶食葉聲最為警策聖俞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堂深亦為諸公所稱及放榜平時有聲如劉輝輩皆不預選士論頗洶洶未幾詩傳遂開闕然以為王司耽於唱酬不暇詳考校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為蟻蠶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復敢作詩終元豐末幾三十年元祐初雖稍稍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勝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蘇子

固皆在選中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憲公皆待以上客嘗過重陽忠憲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之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發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太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為善相應燻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張先即中字子野能為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尚精強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鰓魚知夜來願同蝴蝶為春忙極為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為恨云

元厚之知荆南嘗夢至僊府與三人者聯書名傍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召入為學士時韓持國維揚元素曾元己

於院一日因書奏列各三人名皆從絞絲始為夢中兄弟之意豈造物以是為戲耶已而持國元素皆外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選職而厚之文約相繼為直院則三人名又皆從絞絲蓋終始皆同決非偶然以此推之仕官非沉進退亦何可以人力計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記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謹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為的對至四海青鬃齒彌天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也崔暹不解四海彌天為何等語因讀梁惠皎高僧傳載鬘齒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為戲耳始晉初為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道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為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請以釋命氏遂為定制則釋道安者亦其姓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着水而為濕

魚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
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映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
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
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為之便當入
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美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
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
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
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
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
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大體也

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韓退之高第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
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是非其所長故不多作耳退之集中有題湜公安
園池詩後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又有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頗意
若讓其徒為無益而勸之浸不作者翱見於遠遊聯句惟前之詎灼灼此

去信悠悠一出之後遂不復見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於
不能而強為之亦可謂善用其短矣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
下宰相答拜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
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治官不得辭正其名分於始此
國體非為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是以詩賀王禹玉有
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
之句時最為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為江東提刑巡歷至饒按酒務
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鷺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

傍人渾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問專知官誰所作以季孫言即
召與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既至傳舍適郡學生持狀立庭下

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
善說徐敬業敗與駱賓王俱不死皆去為浮屠以免賓王居杭州靈隱寺

因續宋之問詩人始知之而唐新書不載今宋詩乃見賓王集中惟破題
鷺嶺鸞若曉龍宮隱寂寥兩句是宋作自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以後
五韻皆賓王所續方武后初革命天下所共嫉敬業與賓王首唱義則世
哀之而為隱藏理或有之此詩不知後人因其傳而錄之賓王集耶或本
集固自為賓王作而收之也然賓王集乃古本非後人所哀次者若此詩
當時已自錄於集中則賓王之不死亦一證也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後來相與祖習者亦但
因其所長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鍾嶸作詩品
皆云其人詩出於其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於應璩此語不知
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詩一篇所謂不流不可處君子慎
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
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
意頗區區在位者何足槩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
一人而模放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為何則

之清畫嶽之陋也

江淹擬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
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遠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即是此意嘗怪
兩漢間所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宋但換字不同耳至晉
宋以後詩人之辭其散亦然若是雖工亦何足道蓋當時祖習共以為然
故未有譏之者耳

稻康幽詩云止不傷物頗致怨增昔慙下惠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悔

也吾嘗讀世說知事乃定室押雷如此雖不忤鍾會亦安能免死耶嘗

稱防籍口不感否人物以為可師殊不然籍雖不感否人而作青白眼亦

何以異籍得全於晉直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耳史言禮法之士嫉之

如難預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

載籍籍詞是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亦何所不可為籍著論劾世俗

之士以為籍氣處乎視中籍委折於司馬氏獨非視中乎觀康尚不屈於

鍾會肯貴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槩以為嵇阮吾每為

之大息也

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善其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隳
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
於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
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前通輩無事而獻
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
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情城聞見謫精日沉飲
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後世不知此几溺於
酒者往往以嵇阮為例濡首腐脇亦何恨於死耶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為初日笑渠沈約稱王筠為
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笑渠非人力所能為而精彩華妙之意自
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翰寫便
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捷發之在手猶亦未便盡也然亦詩中一也
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靈春空雲可空

不能味其言耳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談詭嘗舉制科不中與王荆公遊其意未

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
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幽蠶蕙帳一空生曉寒用蕙帳事蓋有所諷
荆公得之大笑他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句蓋
為介發也

詩禁體物語此學詩者類能言之也歐陽文忠公守汝陰嘗與客賦雪於
聚星堂舉此令往往皆闕筆不能下然此亦定法若能者則出入縱橫何
可拘礙鄭谷亂飄僧舍茶煙濕密酒歌樓酒力微非不去體物語而氣格
如此其卑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綠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
言玉樓銀海歸返之兩篇力欲去此弊其真搜奇譎亦不免有縞帶銀杯
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樓月寒生北渚雲不避雲月字若隨風且開葉帶
雨不成花則退之兩篇工殆無以愈也

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總四十五德望備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為任御事不憚勤勞晚作閣古堂嘗為八詠其疊石築圃清泉三篇卒章云主人未有銘功處日視崔嵬激壯懷吾心盡欲醫民病長得憂民病不銷誰知到此幽閑地多少餘波濟物來其意氣所懷固已見於造次賦詠之間終成大勲豈徒言之而已哉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乃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總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接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扈按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連立班始得遇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請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正丞相將明霍侍即端友榜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若修與今劉樞密子常記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卷官劉范不唯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則仁裕所不及也

石林詩話卷下

選詩句圖

高氏 似錄 集

程公訓兒熟精選理兒豈能熟公自熟耳參公法全律用六朝句不特公也宋裴晉公沿宋凡茲諸人互相憲述神而明之人莫知之惟李善知之亦亦知之乃為圖話略表所以憲述者法精且秘悟其杜矣姑界兒兒熟否雖然莫欺也方諸壬午十一月二十一日

李陵 漢書曰陵字少卿為侍中建章監降匈奴為右校正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 蘇武詩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蘇武詩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蘇武 漢書曰武字子卿為後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典屬國

昔為鴛鴦今為參與辰

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

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古詩願為雙鳥鵠奮翅起高飛元精詩願為

雙飛鳥北翼共翔翔建夜中無各詩中有隻飛鳥自名曰鴛鴦

覆亡我蘭芳芬香良夜發

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曹植詩之子在方里江湖迴且深陸機詩遊

子妙天未還期不可尋

班婕妤五言哥錄曰成帝選婕妤君增成舍趙飛燕宏盛婕妤失

先帝崩婕妤充園陵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古詩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歎曹植詩願為

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遠長不開賤妾當何依

常恐秋節至涼風會交結古詩敬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已衰

魏

文帝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太祖

薨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雙梁相溉濯嘉木繞通川

西京賦曰嘉木同庚上林賦曰通川漚漚

翠嶽鳴何悲孤鴈獨南翔曹植詩孤鴈飛南游過夜長哀吟左思詩秋

軒轅前庭敷仁晨鳴

天漢迴西流三五正縱橫

古詩同漢清且淡相去復哉許都賦詩夜後

衡漢落徘徊惟戶中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張載詩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公

海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阮籍詩綠水揚波曬野莽茫茫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

春鴻鳴飛棟流溪激搖軒

曹植魏志曰植字子建善屬文封陳王

負關出浮雲承露葉大清廣雅曰乾摩也與与光同古字通顏延年詩

流雲魏志曰植字子建善屬文封陳王

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謝朓詩曉星正參落晨光復次曹植詩員

景光未滿段星繁以繁

柯水發春華清池激長流盧滋詩下泉激列清曠野增遼索

朝遊江此岸日久相相止

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劉楨詩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管潘岳詩

池沈淡青柳何依七謝靈運詩澤蘭漸波延芙蓉始發池陸機詩也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李陵詩佳會難載逢

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

應場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後為五官將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陸機詩孤鴻

外野翔鳥鳴北林載詩柳

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謝靈運詩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壑

水頃遠寒長沙嶺成公綬鴈賦曰瀟弱水之陰岸

應璩文章錄曰璩字休曉傳字好屬文明帝時璩數辭侍即黃

多學法度璩為詩以風焉典著林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

文章不經國管篋無尺書新序孫叔敖教曰篋篋之囊簡書

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曹植詩謁帝承明廬遊將歸舊疆

劉楨魏志曰楨字公幹少有文學太祖辟丞相掾屬太子嘗請諸

文學酒酣命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平視大祖聞之又楨或

死輸作著文賦數十篇謝靈運中集詩序曰楨卓犖偏人而

清風淒已寒白露塗中庭謝朓詩稍楮枝早勁塗塗露晚晞楚辭曰白

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

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陸機詩虞淵引絕景四時起若飛

王粲魏志曰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憂

亂乃之荊州住表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謝

靈運中集詩序曰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呂氏春秋曰張儀壯士也

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

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列女傳津吏女曰水場波兮香具具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阮籍詩徘徊道地上還顧望大梁又詩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徐洪詩登陴起望回首見長安鮑照詩登高

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徐洪詩登陴起望回首見長安鮑照詩登高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望四關表裏望皇州又詩登隴眺淮甸掩泣望荆流潘岳詩卷然顧

上有精樓鳥懷春向我鳴

今日不極權含情欲待誰古樂府今日尚不樂當復待何時

詩人樂美士雖客猶願留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

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

郭璞滅榮緒晉書曰璞字景純河東室璞性放散不脩威儀為法著作後轉王敦記人參軍敦謀逆為敦所害又云有人見其睡

形變龍精也

臨源挹清波陵崗擷丹英

翡翠戲蘭若容色更相鮮鄒潤甫詩仙詩替頑隱九泉女蘿緝高松此亦遊仙也

寒露拂陵若文蘿辭松栢

潛穎怨青陽陵若哀素秋爾雅曰若陵若也

謝混滅榮緒晉書曰混字叔源善屬文為左僕射以黨劉毅誅沈

惠風颺繁囿白雲屯曾阿邊
謙章草臺賦曰惠風素施陸機詩踟躕道
林渚惠風入我懷

景吳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盧謙後齊書曰謙字子諒范陽人有才理顯宗徵散騎常侍
未波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未波外謙依石李龍冉閱誅石氏
謙隨閔軍遇害

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江淹詩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

平陸引長流尚巒挺茂樹

中原厲迅颺山阿起雲霧

凝霜覆夏草悲風振林薄
所籍詩朱華振芬芳

妙詩申篤好精義貫幽曠

傅咸王愔晉書曰咸字長虞北地人為司隸校尉

日月光太清列宿耀紫微
謝靈運詩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

珍楚漢書緒晉書曰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漢風王

起參軍為馮翊太守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
守陵詩欲因晨風起送子以悲

孰能察此心鑒之以蒼昊

石崇滅崇諸晉書曰崇字季倫渤海人也早有智慧稍遷至備尉

初崇字賈謐善論既誅赴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

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被害

為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蔡琰詩心吐思兮骨憤盈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俟營
上二句云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魏文帝

喜書賦曰思寄目於鴻為萃六翮而輕飛

朝華不足懼耳與秋草并
古詩傷彼意蘭花含英錫光輝過時而不采

將隨秋草萎

傳語後世人遠嫁誰為情
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遠嫁

潘岳文章志曰居字士叔有清才應州辟後以父老漏養終乃出

南山鬱岌崑洛川迅且急謝靈運詩河流有意瀾浮駘无緩轍又詩懸流觸驚急臨坑匪參錯曾植詩江介又悲風淮泗馳急流

青松陰嶺巔綠繁被廣隰

五七孤獸騁嚶七思鳥吟阮籍詩走獸文橫馳飛鳥相隨翔

山澤紛紜餘林薄宵伴眠

陸機王隱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揚駿

辟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

為穎所害

孟諸吞雲夢有二倅秦京又詩發軔高洛河驛馬大河陰謝朓詩江南

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又詩宛洛佳遊春色滿皇州又詩洞庭張紫

地蕭湘帝子遊又詩鷓起登長山恩翔凌楚甸又詩二別阻漢沔又

嶺望河漢又詩東限琅玕臺西距孟諸陸謝靈運詩越海陵三山

湘楚九嶷頽延年詩限機吳兵州秣馬陵楚山又詩江漢分楚

巫夔商服又詩三州倫洞庭七澤揚荆牧又詩入河起陽峽踐筆因

創成屢謫詩此喻若與何商臣伊与洛江澄詩南開統桐栢西蘇出

層陽表液詩長安五陵間秦地天下樞鮑昭詩朝遊鴈門上暮還

煩箱詭靈運詩北渡黎陽津南登杞鄆城

曲池何湛上清川帶華薄

清露被華關凝霜露野草楚辭曰皋蘭被徑兮斯露漸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朓詩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劉休文詩

南望泣玄緒北迈涉遠林又詩求歡傳南嶺憶恩結南岸

輕將象雲構密葉成翠幄齊都賦曰翠峰浮野

凝冰為重澗積雪被長亦

猛獸憑林臨岸嘆

激楚竹蘭林回芳薄秀木上林賦曰激楚結風

大火貞朱光積陽照自南鮑昭詩赤坂嶺西阻火山赫南威播兵詩南

陸迎脩景沐明送未聖崔颢賦曰迎夏之首未春之垂

孤獸思故狡離鳥悲舊林張翥詩流波空舊瀾行雲思故心

蕙草饒嫩氣時為多好音

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王僧孺詩華來歲序臨輕雲出東岑

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又詩零露垂鮮澤明月耀其輝

清川含藻景高崖被華丹

招搖西北指河漢東南傾鮑照詩夜夜何漢落徘徊惟戶中

昭昭清漢暉粲七光天步謝靈運詩照灼淵霄漢遙裔起長津

人生無我何為樂常苦晏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魏武帝詩蒲生我也中葉何一雜七劉楨詩

澹七水中石蕩藻生其涯謝靈運詩微尚不及萱

念君久不歸踟躕涉江湘

但恨功名薄竹馬無功宣王請詩節消人不奏誰能宣我心

夏條集解藻與冰結衝波文子曰夏條可結

陸雲王隱晉書曰雲字士龍少與元微齊名號曰二陸為吳王

中令出宰後儀有惠政俄被收并收去

通波激仕渚悲風薄丘榛楚辭曰朝發枉渚于江曰叢木曰榛陸

橫詩類傳倚高巖則聽悲風響

特暮復何言並落理必賤

南河有絕濟北渚無河梁劉休文詩可留中無梁山高路難越謝朓詩

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魏文帝詩願安得翼以齊河無梁曹植

詩伊洛廣月米欲齊川無梁

傅玄雜錄緒晉書曰玄字休也人善屬文望秀才左司隸校

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

織雲時勢鬚蓬露沾我裳曹植魏德論三織雲不形明元赫最劉楨詩

夜月會宗先玄雲在髮鬢并

長時無傳景此三分低昂

王粲塘古今詩裝華曰晉王康寔爵里未詳

鷓鴣先晨鳴哀風迎夜起
陸機詩哀風中夜流孤凱更我前

推公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張景威榮緒晉書曰華字茂先范滂天好之義傳竟為不常博士

軒兼中書郎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蘭惠綠清淮繁華陰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

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

左思賦榮緒晉書曰思字太冲齊國人傳覽文史作三都志徵為

左軺澄江相右盼定羨胡須延年詩貌盼靚青崖行兼觀綠囑黃雅曰

聯視也方言曰登清也馬融論語註曰特動目貌

白雪寧陰門丹葩耀陽林

石泉漱瓊瑤籠鑿亦浮沉陸機詩山溜何冷冷飛泉漱石王楚辭曰

玉泉方陰松柏

柔條且夕動綠葉日夜黃

屬樓籟飄雲飛時流餘津

殷仲文檀道鸞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為驃騎行參軍以

直玄之夫玄僧立用為長史帝友正出為東陽太守益質

怒後照境不見其句數禍及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

爽鷗警迅律哀壑扣玄牝大戴禮曰立陵為牡溪谷為牝

阮籍咸亨緒晉書曰籍字嗣宗陳留人容貌儼然志氣閑放為尚

中書郎遷步兵校尉中書郎名士傳曰籍以步兵校尉領中

有數斛酒家為校尉大軍將甚奇愛之

二妃遊江濱婉更有芬芳

膏沐而雅施其雨怨朝陽

松栢巖岡岑飛鳥為相過

鳴鴉飛雨在鷓鴣發哀音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

七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孟東漢書注曰江陵為南楚子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芳荷垂綠葉清雲自變遷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祥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况復

妻子者乎

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又詩為見王子喬可以慰我心謝靈運詩始

意安期術得盡養生年古詩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歐陽建

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甥歐陽建勸海人也為馮翊太守遭

王倫之為征西魏亂中江自匡正不從有法及倫襲立勸

南王允誅倫未行事魏倫察其及母妻無少長自行新刊

盛晉陽秋曰建字聖石

松栢陰冬悴然後知歲寒

不陟太行險誰知斯路難

張載感寒霜音書曰載字孟陽武邑人有才華拜著作左

若作補疾告

白露中夜結木落何條森

新草不重結芳艷豈可覆

浮陽秋梁林迴颺扇綠竹

飛雨灑朝閣輕露洒叢菊

金風窮素節丹霞啓陰期

寒夜發黃采秋草含綠絃江淹詩庭樹發紅彩園草含輝滋別木玄詩

堂上流塵立庭中綠草滋古詩迴風動地起秋草凄已綠

陽鳥收和響定蟬無餘音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

結欲為霖上散雨足蕭衡曰初出為雲蒸雲為霖又詩雲振時入

極雨足龍口須

凄風起東谷有海鯉南齊江淹詩有海鯉春即愁霖借秋序

密葉日夜疎葉林森如東左思詩屏采日夜黃

澤雉登龍唯寒猿俯吟王果詩必流歐清庶獲棟臨岸吟

潘岳賦榮贈晉書曰岳字安仁中牟人懷藻清澗司空大尉用奉

秀才高步一時為眾所疾世說曰孫秀說恨石崇不與綠珠感

潘岳昔遇之不以礼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潘

昔周旋不秀曰中心可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弟後收石

崇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

復尔初潘曰可謂白首同所屬岳金谷集詩乃成其繼王隱晉

書曰岳父文德為琅琊太守孫秀時為小吏岳於秀不以仁遇

秀矣隋林趾飛並秀陵喬

川氣冒山嶺驚沸激巖即

白水過定激綠槐夾門道書植詩樹木發春華清池滋長流

歸鴻映霞詩清魚動自波函以源共乘順蘭止從借引芳村李善曰

此与詩同

鳴蟬巧笑音時易淮飲

司馬彪

十和濟山夏誰能盡奇裝

老蒼樹根極寄生於南嶽古詩南冉孤生竹結根表山阿左思詩樹

淵底於臨之山上苗何助詩青上陵上松亭上高山猶如植詩鳳凰

集商嶽然何孤竹根又詩亭之山上松瑟之谷中風江繪詩蒼之山

中途同上霜露色

何劭戒榮莖晉書曰劭字敬宗陳國人善屬篇章迂左僕射傳成

集曰何敬宗成之從內无也

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陸武帝詩道深未可得名山登觀行

關房來清風廣庭發暉素古長歌行昭之素明月暉光映我林陞詩

清靈臺素暉明月一何朗

吉士懷自心悟物思遠託

俯臨清泉俯仰觀嘉木敷謝靈運詩俯臨石下泉仰看條上猿入詩企

石起飛泉翠林清兼卷

王讚叔榮卷晉書曰讚字正長義陽人博學有俊才歷散騎侍郎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人情懷旧鄉客鳥思故林
文子曰鳥飛反鄉依其所生

張協漢晉書曰協字景陽戴弟也兄弟守道不競以展用自
後為黃門侍郎即記疾絕人事

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
郭泰機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家素後門之士

宋女能如巧不得乘桴機
傳咸吞泰機詩曰貧寒能手拙操行安能工

古詩曰札札弄機杼
天家却遠速况復鴈南飛

劉琨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新武之後宋嘉中為并州刺
史占尹志親善志子謀堤先許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倖領幽
州牧謀未為匹確別駕為匹鍾所害

朱實預劫風際英落素秋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曹璉咸英緒昔書曰璉字顏遠譙國人篤志好學參南園中郎將
廷高密三左司馬流人王道持寇掠城邑璉與戰軍敗而死

客雲騎陽景霖潦淹庭除
稟上天氣清落落开木疎
杜篤首陽山言曰長松落落

衮上不足难清陽未可俟
精華測神矣清機發妙理
呂諷詩理少精神通匪曰形骸

深谷下無底高巖既空蒼
素據不書七志曰據字道彦頤川人過中庶子

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
張翰七志曰翰字季鷹吳郡人文藻壯麗齊王問辭為東曹掾六

丁亂東

青條若怒黃花如散金
言花下亮可觀顧此难久耽

謝瞻宋書七志曰瞻字宣遠東州人能屬文為黃門郎以弟瞻權

貴心為豫章太守在

及零風氣涼開房有餘清何劭詩幽房來清氣

輕霞翳秋日迅商導清宮張孔詩秋氣吐商氣蕭瑟掃前林

類陽照痛津又陰暖平阮楚辭曰日補之而下類

繁林收陽影空苑解華叢

某章無留菑導清有芳鴻

網縷結風縹烟短吐芳訓

范曄沈約宋書曰曄字蔚宗穎隕人為高初相國為廷太子詹事

三行黃書曰曄也現任城外

曠池消夏氣脩帳含秋陰

曠自有極覽遊法無近尋

道清黎家寫趙山上烟嶽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延年字延之琅邪人讀書無所不覽文章

日上美冠絕當時為秘書監不常

寢具日已寒白露生庭無

陽陞園精氣陰谷見寒漣

元天向北列日觀臨東溟

昔醉秋未素今也歲秋華

歲候方過半云蓋言久矣在古語香風難久君空令蠶章殘江淹詩不惜

董厚曉所悲道路客

歲除老漢手襍物徒吳宗

春江壯風濤雨野茂樵英

江漢分楚望流如黃南服

三湘論洞庭七澤雲和秋

松風連路急山煙日隴生

野豨延荒蹊為鳥雀積去沉精詩高獻東閣下

夜豨當晏急陰蟲先秋聞

庭昏見野豨山明望松雲

朔風屈盡二陰氣下微霜

弔雁汀洲浦謂帝蒼山陸謝朓詩雲去蒼梧野水逐江疾流

陰風振宗野飛雪救蒼天陸我詩京野多陰難督武賦切郭璞曰昏冥

謝靈運沈約宋書曰靈運陳郡人文章之美江左當此碎瓌卿王

六司馬為馬州守為有同所之批付廣州遂令趙政等要

池里皆完不三江口算取有司案依法收罰語棄而廣州又云

爰封京樂侯

衆齊乘精妙須培港南涼顏延年詩云馥散蘭若清越奪琳珪劉損

君侯多世恩又推新橫州

潛野菊幽姿飛鴻響遠音

初晨董嶺風新陽改故陰楚辭曰歲秋冬之謂風王逸曰緒徐也順也

年詩何蕭時緒風琴材結留美王逸曰留美香草也

秋岸澄夕陰火晏團朝露

初簾看綠籜新清含紫茸勝慶美畫曰注曰皇叢竹也其竹皮也江淹書

曰揮斧茸上蒼須翰曰茸草貌李善曰此蒲草也

沈真貴別理守道自不攜岸書曰蜀嚴湛冥父幽而不改其操尸子曰

守道周窮

慮滄物自輕意恣理無違淮南子曰意然无慮孫卿子曰內省則知物

乘月聽哀祝詎露馥芳馨

池塘生春草園林變鳴禽詩疏曰蔽山采也

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荷張衡歸曰賦曰仲春令月特和氣清芳辭曰

芳草歇而不被

季秋邊朔苦旅鷹遺霜雪王僧達詩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列子曰

禽獸之智遠矣就蠶

林壑歛暝色雲霞收夕霏
芝荷迭映蔚蒲葍相因依
詩迴風吹四壁氣鳥相因茂謝靈運詩江
後道蘇詩上江寒後依上

日色抱幽石綠條媚清運
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
石橫水分流林密溪絕蹤
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

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
謝靈運詩惠風鴻繁園日雲屯曾阿謝惠運詩
此雲蔽曾嶺鷲鳥同通飛流

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滋

蘋萍泛沈澗孤蒲冒清淺
蒼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

銅陵映碧澗石澄瀉紅泉
靈運山居賦日訊用沙於紅泉
理華未堪折蘭香已屢摘略阻吳贈問云何慰寄所詩上山米

葉宮谷鏡方第米漆不至齋愜愜懷所勸王春詩向蒙蒙摘明珠徒
折蕙若

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

速巖映蘭薄白日麗江華楚辭曰朝騁鷲兮蘭薄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夏候甚山路吟曰道遠迤兮嵐氣清
清淨卷曰
嵐山氣也

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
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簾清有餘也張載詩曰
日隨天迴數上圓如規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
左思詩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河津
又詩過澗既房急登棧亦陵澗又詩辛勤風
波事款曲州者言又詩客游倦水宿晨朝雜具論

巖峭崩凋壘洲茨渚連綿
又詩川渚屢遷後乘流既迴轉沈約詩山嶂
凌重疊竹澗近蒙光又詩連峯籠千仞昔流各百里江淹詩晏宴前

奇秀岑峯不相礙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耀

連嶂巖嶙峋青翠杳深沉文字集畧曰嶠崖也

崖傾光難留林深聖易奔

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又詩處處傍隈隩迢遞陟四塊曹據詩堪何

石行誰窈窕山道深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謝惠連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陽夏人聰敏能為文族兄靈運深加

知賞薛州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雪賦以鳥麗見

奇年二十七卒

屯雲蔽曾巔驚風涌飛流

零雨潤堦澤落雪灑林立

蕭瑟含風蟬寒委度雲鴈

寒商動秋帟孤燈暖幽慢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

臨津不得濟行楫阻風波

斐七氣幕岫泣泣露垂條

陶潛沈約宋書曰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有高趣為鎮軍

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去職卒于家

昭昭天宇闊晶晶川上平李頤尚思篇烈七寒氣嚴寥七天宇清陸機

詩歲莫涼風發昊天肅明七謝惠連詩皎七天月明梁七河宿爛說

文曰通白曰晶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江淹擬陶詩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裛真草木長繞屋樞扶疎

詩書數夙好園林無世情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張翰詩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何劭詩暮

春忽後來和風與節俱

王僧達流約宋書曰僧達琅琊人善屬文至中書令以廢化上類

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仲秋邊風起黃沙千里昏

崇情特遠迹清氣溢表蔡思斌曰盍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

漂於青雲之上声類曰祿交領也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

麥壘多秀色楊園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左陸機詩惠草鏡

淑氣時鳥多好音

劉休玄沈約宋書曰南平穆王錄字休玄文帝第四子好琴有文

才元兇弒立以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雖侍中同坐及

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寒蠶翔水田秋兔依山基淮南子曰寒蠶翔水

王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古詩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

落宿半濕城浮雲露曾闕鄭玄詩箋曰曾重也魏文帝詩負朝出浮雲

承露架太清

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陸機詩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

淚容不可飾幽鏡誰復洽曹植詩膏沐誰為容

誰為客行父妾見流芳歇潘岳詩流芳未及歇

袁淑孫巖宋書曰淑字陽源陳郡人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遷

至左衛率凶劾當行裏逆淑諫見害

賦曰宛洛少年

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曹植詩各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逸荔枝

夕寐北河陰夢還其泉宮又詩云影節去壘谷投珮出其泉

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鮑昭詩清如玉壺冰直如朱絲繩

寒煥豈如節霜雨多異同
伐木青江湄設置守委苑

鮑照沈約宋書曰昭字明遠文辭賅逸為中書舍人後為臨海王
子瑱掌書瑒子瑒敗為亂兵所殺

歸華先委路別華言辭風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徐悱詩其象警燈候上谷拒樓蘭

開芳及稚節含采各驚春

鱗上夕雲起獵上曉風遵

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魏文帝典論曰弓燥手柔草淺獸肥

騰沙鬱黃鸞浪揚白鷗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蔡琰詩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層冰

峨上飛雪千里范雲詩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

王微沈約宋書曰微字景玄好李無不通覽琴弄才為吏部郎

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

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張華詩東壁立昏中因陰云新升潘安詩南

望中脩景未明日未垂張載詩大火流坤維白日射西陸阮籍詩是

晴鷲火中日月光相望又詩炎暑惟茲夏三句將設後劉楨詩四節

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備雅曰斥推也

謹知心曲亂所息不可論沈約詩夢中不識空何以慰相思潘岳詩交

之曰心灼燠其如陽不識道之焉如

沈約別番添典曰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燕州宗所執引為安西

記室宗及推遷至侍中丹陽日建昌侯益曰隱

所累非外物為念在方空

翠鳳翔泮海襟帶綠神炯徐敬業詩表裏與形勝襟帶盡巖峯

茅櫟嘯然鳴平崗走寒兔仕預嘯詩雲鳥鳴雲燭志隱息夜嘯王粲詩

狐狸馳越穴飛鳥翔故林淮南子曰兔屨登而擊鼓

白水滿春塘放雁每迴翔劉楨詩方塘含白水中有是鳥鳴謝靈運詩

旅雁隨霜雪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虛館清陰滿神宇暖微微南華賦曰清廟肅以敬也

木壁忽斜日絕頂復孤負

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

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馳
蘇武詩我有一樽酒持以贈遠人

愛而不可見宿昔戒容儀

陸厥蕭子題齊書曰歐字韓卿吳人善屬文車秀才選太子傅功

書錄

鳥鳴嘯倚侶荷葉始參差
蜀都賦曰鴻傳鳴侶

歲暮寒暄及秋水落芙蓉

昔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如魏誌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或無輕舟習相詩無輕舟一輕舟借哉無舟舟

謝朓齊子題齊書曰朓字玄暉陳郡人文章清麗辭獨為豫章王

參軍遷吏部郎知衛尉江祐寺諫立始安王德元朓不肯去白
幽光收時歲死

軒眠起雜樹檣曰陰脩竹

紫殿彌陰陰彤庭赫弘敞
顧延年詩兩關阻隔正對禁限清風歸殿詩

馬叨金馬署又点銅龍門范雲詩攝室以此限直上鳳凰池列植詩
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田宣陸機詩擎身登秘閣從恩愛且玄

紅藥當階對蒼苔依砌上
魏文帝詩紫蝶繞戶慵卸章當階生張載詩

青苔依空滿蟻蛛罔四屋

江路西南末歸流西北經
朱孝武之江州詩山曲象出兩江路結流空

田鶴遠相叫少鷄忽爭飛

遠樹暖杆杆生煙紛漠漠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上列植詩月出照園中吟木鬱蒼蒼上曾植詩文

谷何參而山相鬱蒼上

余波雁鵠玉繩低建章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已

日隱澗疑空雲張岫加復

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

良辰定何許夙昔夢佳期

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

雲去蒼苔野水還江漢流

濕雲已漫上多雨復叟上魏都賦曰

日華川上動風光章際海

日出綴鳥散山暝孤猿吟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又詩過客無留軫馳驅有日前李善曰馳暉

日也

春草秋更綠公子采西歸古詩秋草木已綠

非君羨無度孰為勞寸心

故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古樂府詩相去乃餘里故人心尚爾

梁

江漢梁史曰江漢字希範長與人能屬文及辟徐州從事高祖踐

祚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集題曰腹中書詩如江漢上

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謝眺詩入藤荒且蔓柀枝去後低說文曰島

海中山劉淵林吳郡賦注曰海中洲上有山石曰嶼

巢空初鳥飛行亂新魚戲

森上荒祠齊折上寒沙漲江淹詩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江淹詩漲作

平聲

風遲山尚響雨具雲猶積江漢集積作清

虞義虞義集序曰義字子陽會稽人能屬文始安王引為符郎兼

建安征唐府王濬功曹又兼記室參軍

百川集卷一 十三卷 七十一
飛狐白日晚翰海秋陰生
洪書節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又曰霍去病塞翰海

任物 劉勰梁典曰物字彦升樂安人辭華之美元結嘗時為新安太守

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

疊嶂易成響重山反夜悲

滄江路窮此滯險方自茲 潘尼詩世故尚未夷峭函方險

徐惟何之元梁典曰惟字敬業勉之子為晉安內史有孝業

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嚴巖

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 蜀都賦曰豁險若若三防子虛賦曰其山則

盤紆弗鬱

范曄梁書曰雲字彥龍為零陵郡內史

寒沙四百平飛雪千里驚

國斷陰山樹霧天交河城 漢書侯應書曰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師

交河城

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江淹梁書曰澤字文通考城人好學以文章顯至散騎常侍

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

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涯 放乘免園賦曰脩竹置亦夾也水曹植詩秋

蘭被長枝朱華冒綠也

神颺自遠至左右芙蓉波 曹植詩神颺披丹靛 陸機詩 陸機詩 陸機詩

蘭正生兮芙蓉披

涼風颺芳氣碧樹先秋落

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 陸機詩曲池何湛湛上清川帶華薄

丹霞蔽陽景綠泉滄陰渚 張載詩丹霞啓陰期又詩階下伏泉漏

青苔日夜黃芳 張載詩密葉日夜疎又詩溪壑無人亦荒蕪

晉書謝朓詩空飛一以眺平楚正蒼然

日落長沙渚万里曾陰生 又詩氣生川岳陰塵感淮海見

藉蘭素多意臨風默令情
爾賦曰藉星蘭之借靡

兩絕無還雲葉落
留英鸚鵡賦曰何今日之兩絕張載詩芳藜豈再

窈窕濕湘空翠澗
澹無滋南中氣候暖朱華凌白雪王逸楚辭注曰南方冬後草木常華謝靈運

詩南州實炎蒸

蘭迎少行迹
王晉生網絲張載詩房忱无行迹又詩知珠網四屋

丹葩耀芳藜
綠竹修閑故

曲檻激鮮飈
石室有幽壑陸機詩冷上鮮風過

太微凝帝宇
瑤光正神縣又詩極眺清波深絕映石壁素

桐林帶晨霞
石壁映新晴

交軫薄桂海
吉教燭冰天涼葉照沙嶼秋葉青水澆說又曰潭傍深也

氣清知為引
靈華識核音

日暮
君西谷佳人殊未來又詩朝與佳人期日久均看青閣不文尚詩朝

与佳人其日夕
殊不來陸機詩借問妾何為佳人耶天末又詩

久已茂佳人意不歸

朝食琅玕安
文飲瑶池津

塵欣故無累
養德乃入神

一時排其萃
冷然空中賞潘岳詩特菊耀秋華

幸交風雲交
肯春滿江皋

風散松桀險
雲巒石道深

北渚有帝子
蕩滌不可期

煙景若離遠
末知意幾端

桂水日十里
因之平生懷李陵詩浮雲日十里

君在天一涯
妾身長別離古詩各在天一涯陸機詩海子在天未還期

不可尋

馨香為裳袖路遠莫致之

盃上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斗酒相娛樂聊享不為薄

涉江采芙蓉開澤多芳草

采之與遺誰所思在遠道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与陸機詩感物悲所歡承此改貽誰苑氏曰宰方洲方杜若將以日

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々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暉

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燕趙多美人美者顏如玉

洛多妖麗王顏奔其象

主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又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馳

百川學海第十三卷終

京風翠已飭游子寒無衣

一心抱區々懼君不識祭

遠道不可思瓜昔夢見之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竟句知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寬

又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寫

長相思下言久談別置書懷袖中

三歲在不城寸心抱區々惟君不識

奈又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錦

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尔文線

雙死夫裁為合權披著以長相思

辭以結不辭以膠投案中誰能

別此

遠詩句圖



